

續近思錄 卷三



09137

續近思錄卷之十

政事

張伯行集解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體而通乎治法則施

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審時宜

經世之道濟物之方無不具於斯焉

朱子曰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

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

智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

事都是枉了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居官處事只有這

一箇道理但當恪遵此訓公平正大順理行

去不可存一毫冀倖暖昧之心其事之濟不濟則自有天

存焉非人謀所得與也蓋功名事業古人做得成者不是

續近思錄 卷之十 正誼堂

他有智計安排亦只是偶然耳若不順理聽天而費心力

用智數牢籠計較千般造作究竟無濟於事枉自心勞日

拙也念及此亦何益之有哉子思子云君子居易

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此語可與此章參看

朱子曰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

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天下之本在一人人臣誠以身任天

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也然欲引君當道

當思自家之道何在欲成就君德當思自家之德何存故

又當自身始惟正心誠意務求所以感格之道則

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大臣事君之要也

朱子曰修身事君初非兩事不可作兩般看士人一出而

身非己之身而君之身矣故當夙夜慎修置其身於寡過

之地而對揚靖獻之道已不外此是修身即所以事君原

非兩事不可看作兩般從古未有能修身而

不能事君者是以人臣之義必以正己為急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

賦任之有餘則汲汲乎乘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不敢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其成事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夫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古之君子一出而居大臣之位則任大責重其於天下之事皆有不辭之故故當幾務之來爲己所見真識定勝任愉快者則必汲汲乎惟恐後時而勇往爲之或一人之見有所限而未明一己之力有所阻而不足亦非敢諉諸無可如何而優游坐視也則咨訪其利弊於人講求其得失於己以益其聰明又必拔援同列之良汲引在下之賢以資其助益如救火道亡之急而不敢少有緩焉蓋其心上必欲其君爲堯舜之續近思錄

卷之十

二

正誼堂

君而不敢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必欲其民爲堯舜之民而不敢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則視士大夫皆可爲吾同寅協恭之助而不敢以爲不足其成事功屹然中立以光明正大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殫其職分之所當爲是其兼知仁勇之德而又能虛己求賢合眾人之長以成其長若此夫是以志足以行道而致君澤民道足以濟時而安上全下建特出之功名立不世之勳業而不愧乎古大臣之風烈也豈備位者之所能及哉

朱子曰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

能黜退奸險台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

杜門敘迹孤立自好此一介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爲也若宰相者天子所與共天下則當進賢退不肖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故必公其觀聽廣其延攬始稱厥職正不在避嫌疑絕援引以示無私也

朱子曰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導

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人才闕乎風俗造就人才正所以轉移風俗然當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尤須留心接引但全才不易得士有一善卽當扶植導誘俾器業有所成就蓋吾輩以人事君成就得一好人將來便可相助爲理轉移風俗此亦切身利害不可不預養之也若養之不預一旦臨事需才倉卒求之恐未必適得其人非所以爲國家慮深遠而委任或至於失當咎將誰歸此任國事者不可不於人材加之意也

朱子曰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是甚意思

回互者周旋委曲之意也言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者非有所冀倖之私也蓋是遇着國家大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三 正誼堂

事關係死生存亡之際難以徑情直行故不得不爲詳慎周旋委曲度其孰輕孰重而後行此亦偶一爲之權而不失其正者也若論天下事體原有個正當道理坦然而行而無疑者不必存游移之見今則藉口古人所爲事事俱用回互是其輾轉趨避之心惟知計較利害將必不顧義理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歟吾不知其是甚意思而必欲作此見也

朱子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

人之惡多端不但媢嫉妨賢一事而仁人獨深惡此者蓋以善人國之紀也民之望也而小人必多方摧折而陷害之俾無地可以自容賢良旣喪國事日非民不得被其澤而禍流於無窮其爲惡之大莫有甚於此者仁人所以必重其罪而不宥也

朱子答張敬夫曰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

凶伊尹五就桀孔子仕於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

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

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

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

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張敬夫名栻學者稱南軒先生朱子之交也君子之待小人有舍弘包荒之量而無疾之已甚之心故能使彼感其誠而屈服雖與之共事無不可者此惟聖人有此作用如堯之不誅四凶伊尹之就桀孔子之仕季孫是已而明道亦庶幾近之觀其平日所在為政處之綽然上

官皆為悅從而百姓無不心服至論新法病民反令桀公從容就已商確而不怒當時同列意向異者雖邪正不同而莫不交口稱其賢此等事皆是盛德感人不言而化的妙用類非常人可及其所言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者蓋以

續近思錄

卷之十

四 正誼堂

明道之力量實見其不難自我轉移而有是言非傳聞之

誤也然在明道則可若力量未至此者而欲學之則恐至

於同流合汙且為彼所轉移矣安能轉移乎彼哉要之明

道所造是大賢以上事若我輩則寧學伊川之剛方正直

庶不至於有誤也

朱子曰今日有一般議論只云不要矯激遂至凡事回互

都揀俚風籛箭處立地卻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

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

亦是私意犬凡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如合做豈可

避矯激之名而不為俗尚日非大抵要利光同塵謂凡事一副心腸遇事便作回互之見只揀無是非沒風波處躲閃藏身自謂得計卻笑人慷慨論事奮發直前者以為必陷矯激之禍皆相與為戒何太自苦此風最為壞事更不可長夫鄰於矯激者固非而此立定不做矯激之心亦何

莫非私意蓋天下事自有箇大中至正道理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做耳若合做的自當向前去做豈可一味回互躲閃避矯激之名而不為耶必若此論則人皆畏縮退避國家大事誰與擔當用力世盡同流合汙綱常名教誰與植立扶持哉甚矣為如此說者之壞人不淺也

朱子曰凡事自有恰好處理之正當處謂之恰好增一分不及一些亦不得者也天下間凡事莫不有理自有個正當恰好處以聽人之所行特人到不得恰好地位耳

朱子曰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不中節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

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是非者天下之公理

凡事自有一箇是非此邪正所由分者我輩論事只論其是與不是而已是非定後然後論其中節不中節蓋天下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五

正誼堂

事多不平者皆因是非不明故邪正不辨不知理之所在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惟理可以服人方是自然之平固不必俯仰隨時雷同附會而後為平也若不分別其人之邪正與其理之是非而但欲一槩求平則邪正不相容是非不兩立決無可平之理勢必至於決裂傾危而不可救止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取敗之由而令人扼腕也然則士君子持身處世矯激固非反之而為渾同更不是惟當奉一理以周旋可已

朱子曰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

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九德成事聖人便如此做天

事勢不可執一而論亦要得危言者剛正以主張之亦要得寬緩者委曲以維持之此兩種皆不可少隨其人識量所見看其人議論何如如狄梁公對武后言語辭雖寬緩而意甚懇切故可以感動其心而使之悅從設中邊皆緩則一味柔軟全無挽回作用便不可矣故翕受敷施九德成事聖人所以備剛柔之美而不倚於一偏也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牆面朱子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此因或人之問而言學之當立其本也夫學以明義理為本若平日講究義理胸中了然明白則他日臨政處事便從此以為量度自然泛應曲當用之不窮所謂本立而道生也蓋凡人之力量每隨見識以為消長有一分見識即有一分力量如人有堯舜聰明自能做堯舜的事業不待一一理會而後能者又況事變

續近思錄

卷之十

六 正誼堂

難以逆料而隨機應變存乎其人非可以預定者乎今世學者儘能說國家利害議時政得失閒談空言何濟於事不若當此閒暇無事之時相與講明義理以淑人心但得曉義理之人多則一旦出用皆能有所作為何患政治不舉又豈必一一自我而學之耶固知為學惟在急於本務而無事作泛鶩之見也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朱子曰亦何必苦苦於

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

人都看巧去了

古今治亂典故雖不可不知然徒用心於此將有玩物喪志之病且恐斂於世故者

未必不巧於立身也故朱子曰何必如此古今治亂之數大約可以類推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則治反是則亂苟知其大體足矣今人都

看巧去了毋乃過於用心之失乎

朱子曰居上竟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

謂也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竊謂壞了這寬

居上主於

愛人故以寬為本然所謂寬者蓋於政教法度整齊嚴肅之中而行之以寬大非一味寬緩諸事聽其廢弛之謂也今人說寬多是近於縱容事事不管而政教法度廢弛甚矣不且壞了這寬乎豈居上之道哉

朱子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

令者徒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

其百與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號令

所以申之於前刑罰所以繩之於後此相須為用之方而不可廢焉者也若刑罰不嚴則民無所畏懼雖有號令之頒亦視為具文徒挂牆壁已耳烏足以服其心志而使之遵官約束哉故人多謂刑罰從寬然寬則民輕於犯法與其不道以梗吾治益見刑罰之煩曷若懲一以儆其餘猶不至禁網之密與其實檢察期無漏於其終曷若嚴申科條俾毋犯於其始然則刑罰其可弛乎哉書曰威克愛允濟而子產為政以猛濟寬夫子稱其遺愛其可以鑒也

夫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七

正誼堂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

告者也君子之為政要主張這等人此等人多無以為生不能自衣食或受人

欺凌不能自申訴故君子為政當為之主張使之得遂其生養而不至於無所控訴此體天地之仁而亦王政之先

及者不可忽而置之也

朱子曰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

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

相逼祇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

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未流之弊不可勝球

州縣親民

之吏監司則其上官也民間苦樂惟州縣得而知之州縣有無惟監司得而察之今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州縣又不知民間之苦樂蓋不獨平日學道未明一旦當官全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惟以催科賦斂為能迫於時

勢急於辦事雖或有是心而亦不及施也此無他故總由不知量入以爲出一有費用計不得不厚取諸民於是監司索之州縣州縣索之民間而征求無藝追呼嚴酷未流之弊有不可勝掾者仁人君子所當清其源塞其流以甦民命也

朱子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在監司尤難以地濶

遠動成文具惟縣令與民親行之爲易州郡之於民其勢相去已遠至監司

則尤遠矣地既處於濶絕則民間疾苦利病一時難以相通即相通矣而欲行一事亦一時不能及民動成文具而已惟縣令與民最親可以日見而言情故有利害之事不難朝發夕至而其及人爲甚易也

朱子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

郡守方面之官總領一部其任綦重當以承流德意宣布風化爲已職若簿書財計獄訟之事雖亦不廢經營然俱非其所急故不以爲事蓋居其位則當識其大體若本之不務而徒紛心於末則一小吏之能耳烏足與當重任也

續近思錄 卷之十 八 正誼堂

朱子曰做守令如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

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守令之官要知吏胥

作弊凡遇公事便想得人財物故意沈滯以恣需索爲弊

百端官府受其蒙蔽而善良多爲魚肉最宜痛懲但須於每項事件皆嚴立程限以促之決要如期料理不容推諉遷延稍違即加刑罰限期急迫彼將難以延挨自然無暇需索而人知我規矩法度亦不爲其所需索矣此所以絕其弊之源也 不然奸胥猾吏焉能關防得許多哉

朱子曰爲守令第一便是民事爲重其次便是軍政令人

都不理會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蓋食者民之所賴以生而兵者則所以衛吾民者也故守令要務民

事爲重而軍政次之如勸農桑寬賦斂使民有常產而不失其時則百姓富足矣聯保甲時簡練使民有所恃而不恐則戎事修飾矣此職分之所當爲者今

人都不理會惟以錢穀刑名爲事何哉

朱子曰某人世爲良宰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剗割

戶稅世世傳之邑宰之事多端但須擇要緊處行如開除民丁剗割戶稅二端某以是相傳便世爲

良宰蓋爲台要知百姓利病所在若民丁老死不爲開除

何以得免丁口之征使存者不受亡者之累戶稅推故不

爲剗割何以得清賦稅之籍使貧者不代富者之賠此

良吏汲汲於此者正其畱心民事而所以能得民心也

朱子曰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是任重而不苟者知

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也教授有師道之尊士習之所受裁必品行端方足以

表率士類方爲克稱其職蓋亦難矣惟能以師道自任而

不爲苟且者知之若謂無簿書考成之累視以爲易而無

難者則亦苟焉而已豈有正己化人之實乎要知寒糶一

席風教攸關正不得以冷署微員而遂漫不圖報稱也

朱子答吳尉曰初官僻縣遠爲上官獎拔如此可以爲懼

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痛自檢飭勉王事謹終如始不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九 正誼堂

可便爲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仕宦之初未必熟悉機宜剖符僻縣稍易稱職遠爲

上官獎拔恐自此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將來覆餗

之差未必不由乎此故可以爲懼而未可遽以爲喜且當

痛自檢察不飾於昭昭而墮於冥冥深加戒飭勉王事

爲國爲公罔敢告勞謹終如始一以祗懼之心將之不可

便起妄念放恣自肆及萌僥倖躁進之心也

朱子曰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

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有箇體要自家總攬大綱常

居於閑靜之地綽然有餘得以時時省覽而分撥庶務使

吏胥各任事者常見忙迫不得愈玩則自無暇作弊如此

朱子曰當官須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卽

勾之未了須教了方不廢事當官事體煩多未免易於遺忘須置一旁通之歷將逐日

公事開頂登記已了者勾除之未了者速了之如此則無沈擱耽誤之失而事自無不舉是亦居官一大關鍵也

朱子曰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恪晝夜孜孜如臨淵

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

不覺錯做了事此教人以居官之法也我輩欲守一官自有正道只要律己則公而無私廉而無欲

處事則勤而不懈恪而不慢晝夜之間孜孜自勵如臨淵

谷惟恐其有隕越如此則內不失己外不廢事上悅下安

自無意外患害此長守貴之道也若纔有攀援依倚便能

使人放意肆志怠廢因循不知不覺錯做了事此時既壞

官箴自干法紀人不能以此護你矣何若廉正自守勤謹奉公者之為得哉

朱子曰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

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

續近思錄 卷之十 十 正誼堂

沒下稍官職雖有大小而道理只是一箇惟公而已凡事苟能至公無私順理行將出來自然光明正直十分精采縱官卑職小人未有不望風畏服者蓋公者天下

之正理得其至公斯得乎人心矣若有一不公便辱如宰相所做之事總不能服人而議之者已隨其後

只沒下稍也然則公之一字真居官要訣哉

朱子曰狀牒煩多須集屬官同堂商量分判自無壅滯此

非獨為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兼是簿尉等初

官使之決獄聽訟得孰是亦教誨之也州縣長吏之職大都狀牒煩多一人

恐難獨理須集屬官於同堂相與商量其是非分判其曲

直合眾見以分任自不至於壅滯此非獨為長官者可以

從容省事而為屬官者亦得以緣事自效且簿尉初來供職未教誨若使之決獄聽訟鍊習久之又可漸熟事體是亦教誨之也此一舉而三善備焉者也

朱子曰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

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

情實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治獄之道惟在明慎不是只要從厚若不問其事之

是非與其人之善惡而一槩欲從厚道則奸惡者無所懲

戒是長其惡而順其奸也不幾使善者良益受害乎但當凡

事勿先存一成心惟因其所犯之善考其情實輕重厚薄

行吾法之當然而情罪允當則彼既懼吾之明而我及未

嘗不行其慎斯人不敢輕犯法而獄稱平允不亦庶乎其可也哉

朱子曰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

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爭訟自不能無然俱有個是非由直聽訟者但在道

理上代他窮究分別出來自然兩造屈服畏吾明鑿不敢

從公割斷則有理者不得由無理者無所畏而獄訟

繁興愈不可止此糊塗官府可令一日居於民上哉

朱子曰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

續近思錄

卷之十

十一 正誼堂

聽其曲直之辭為治以正風教為先尊卑上下長幼親疏

罪之大者故聽訟者必先論其分嚴犯上之法而後即事

察理聽其辭以辨曲直則人倫明而民情亦允服今律例

載卑幼誣想尊長於本罪加等正合此意

朱子曰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

餘之勢力以困破賣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

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

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

最弊之大者此朱子為同安主簿時所見官戶富家典買

累其賄納挾豪強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賣家計窮窘狼

狽之人受累則苦不堪告理則勢不敵令人深為不平扼

腕太息時當作簿縣中每有送來審理者即日代為判斷

了當明白蓋恐稍一遲延則村民伺侯艱難未免有宿食

之費廢業之苦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之計困之使其愈覺受虧後此不敢控告伸理是富者享無稅之田而益富貧者賠無田之稅而益貧爲弊最大誠有不忍言者此不獨同安一邑爲然然孰肯如此雷心讀朱子此言凡爲司牧者可以慨然動念矣

朱子曰催稅之法頃見崇安趙宰佖由子分爲幾限令百姓依限來納甚無擾及過隆興見帥司令諸邑催稅而責以十限縣但委之吏手恣其乞覓或以少不滿干欲作一

頓輸納吏以違限拒之每限要分外用錢擾不可言所以

做官難要通四方風俗情偽大凡地方事宜一處有一處情形一方有一方利弊有行

於此而善行於彼而不善者如催稅之法在崇安趙宰分爲幾限使民依期完納之法最爲便民不擾可謂善矣及過隆興帥司令諸邑責以十限邑委吏手因之恣意作弊有以稅少欲作一限至完者吏反以違限拒之不與完納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三 正誼堂

每限勒索分外用錢擾害百姓不可勝言同一限期催稅也其利害相懸如此可見爲官甚難最要通諳四方風俗情僞如吏胥之奉行何如人情之便否何如利之所在弊之所伏又何如一一體察毋使胥小得因緣爲奸方稱爲良有司不則徒委之吏而慢不經意卽有善法幾何不轉而爲弊實也哉

朱子曰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只如經界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

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卻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人

理會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

都是這般見識分明只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

家物事看朱子知漳州欲行經界之法績因去任議阻不行故發此言人能以天下爲己任與存公天下

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若有一些懶意與一毫私心便就顛靡游移下來所以終做不成只爲此二病壞了卽如

今日要行經界也安得盡無弊然畢竟所革之弊有九分所餘之弊止有一分半分今人卻情愿受那十分重弊才有人理會這事他便搜尋那一分半分的弊前來阻撓以為決不可行豈知我輩處天下國家之事須當徹頭徹尾和盤打算計其利多弊少者為之不可存箇懶意私心若都是這般見識分明是把天下國家的事不當做自家的事也安得而不壞哉

朱子曰賑濟之策初且大綱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

理會大處救荒原無奇策蓋民飢待賑刻不容緩初且料理大綱揀急着便宜處行之俾民早沾旦夕之

惠卽早活旦夕之命若一細碎便生弊病事難於理而民亦迫不及待也嘗思屯田之法亦然皆要理會大處大體既得則零碎條目自可漸舉不然恐於事未必有濟也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

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救荒之策當防

續近思錄 卷之十 正誼堂

之於未然自古只有兩說一則修德行仁政簡刑清感召天和自然雨暘時若年穀豐登此其上也其次則惟有積貯一法如耕三餘一畝九餘一畝已後世如常平義倉倘得人以行之時其斂散毋致紅腐一遇凶歉亦可少救目前若待民飢且死而後理會所以救之則已無及矣更有何善策哉

朱子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

下手得早亦得便宜講水利者修溝洫也水利修則水無不治田無不墾自不至於饑荒所謂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也若民饑待斃到賑濟時不過苟且救目前而已成得甚事然能急為料理多方設法處得宜則民向不至枕籍道路所謂下手得早亦得便宜也蓋治水利田一舉兩得輿利於求荒之先此為良策下此則賑濟之方亦當籌其盡善庶或少補民命所係國本攸關當事者宜急盡心矣朱子嘗有踏荒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痛哉斯言當各書紳按救荒事宜魏禧有先事之策

重農立義倉造木櫃置神廟聽人助穀凡祝壽祈禱俱出義穀制穀贖弊豫糶教別種嚴游民之禁此皆先時急做

不言所利而利甚大有當事之策留請上供之米借庫銀轉糶捐俸勸賑興作利民之務勸富室興土木均糶嚴閉糶之法重強糶之刑不降米穀之價多置給米之地慎擇給米之人編戶丁牌定城鄉分給之法不時巡訪暫省衙門役期清獄禁訟修街道收棄子多置空所以處流民而嚴其法有事施之策施粥施藥葬殍此三策皆因時制事而有益於救民者也近代江撫周忱賑荒條例尤為詳悉盡善臨政者皆不可不知

朱子曰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賊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

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糶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

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凶荒之備亟需積貯之策

然法立而弊生於是有奉行故事而澤不下究者矣故朱子痛切言之以為粟腐民饑正發賑宜急之時或將發之民以請於吏吏以請於官遲延阻撓居為奇貨苟不以賕其將得請乎幸而得請為費已不貲矣此弊見於發賑之

續近思錄 卷之十 西 正誼堂

時者也又歲以夏貸而冬斂之民不能自為出納必聽命於官吏官吏來往不以其時此弊見於伺候之苦者也陰作侵漁之計欺其不知而盜之顯為斛量之增奪其所餘而取之此弊見於亡失之苦者也諸如此類真覺無弊不有夫抵發賑者半糶糠入償者必精鑿統出納之費而計之往往過倍當其凶荒無告聊紓目前之困及其既也輸貸有若科斂是以貸者病焉所謂法立弊生有治法不可無治人也

朱子曰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

封鑄遞相付授至或棄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

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此論常平義倉之法而深

慨夫奉行之不善也常平創於耿壽昌義倉立於長孫平皆有周人委積遺意但有司避事畏法不肯實心任事周恤民艱往往封鑄遞設平日全不省視不幸遇大飢而發之則已朽同塵土徒有積貯之空名而無賑濟之實惠法立弊生深可歎也蓋嘗私心竊論欲廢鑄查別虞其私侵欲寬接受則恐其交諉欲委任於民則里巷既難其人胥

史必生其擾欲貸粟於官則出入多失其平散斂或違其便皆非計之得也惟酌古法而稍變通之歲一出陳易新原民之欲糶糶以時庶無紅朽之患各部邑具報價值納之上官糶則請之庶無漏支之虞其或偶見凶兆則先期申詳預計本地之民數兼通隣封之緩急勸富助公驗貧給粟庶不至有餓浮之憂是或一道也然亦在得其人以行之耳若夫慎選親民之官使之加意撫循重農務禁修費謹蓋藏緩誅求是又體國經野之本計非徒恃積貯以爲可苟幸無事而已也

朱子曰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大凡處事當小心寅畏以敬持之而又仔細體察以慎將之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則慮之熟而不至臨期周章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則計之周而不至意外生變如此方能動出萬全而有事如無事也不然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矣可不謹哉

朱子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相識親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五 正誼堂

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當官臨事須是順理之是非情面瞻徇委曲便都是一團私意事體何由公平故朱子自謂某當官若遇着相識親戚之類越用分明不肯放過非特謂嫌疑所在恐人議論亦必如是始順於理而安於心也觀于此言可以知其居心之大公矣

朱子曰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凡事自有箇勢之所宜會做事底人自不輕舉妄動必相其勢有可做之理然後去做故功不勞而事可集若勢不可爲則密謹守常法猶可免於無過而不至有叢脞之貽譏是亦處事之方也

朱子曰爲政知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更張則所更之事

未成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爲政貴持大體或國計民生頓異則不得不舉而更張之若無大利害處時勢不同後先與民相安倘無故紛更事終未必可成而闕然擾亂之勢已不能已是非惟無益而又害之也
如王荆公行青苗諸法其弊可見矣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令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聞麤魯闊略而能有成者古之名將能立大功成大名者皆謹重而不闊略周密而不粗魯平時則號令嚴明臨敵則攻守預備乃能有以成功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不敢怠玩雖當無事常若對陣之時必須學此等人方可為將今人率自負英雄恃氣傲物全無謹嚴之心以此專闊未有不立見其敗者大抵功名越大心越要小若粗魯闊略斷非成事之人匪特為將宜然也此與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同一意

朱子曰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駉子廝役凡流物望素輕既不為軍士所服徒以苞苴結託為事所得差遣費已不貲

續近思錄

卷之十

六

正誼堂

以故到軍之日惟務浮斂刻剝經營賈販百般搜羅以償債負償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係軍中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困於役使能者不見優異其無能者或反親寵平時既

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而恃兵者國之大事而尤在將得其

人故朱子有慨乎當時之為將者而發此歎也蓋將必夙負重望方可以彈壓軍心而又必素有雄才始能簡練士卒今之將帥率皆膏粱駉子漫不曉事或係廝役凡流出身下賤無銘鐘勒鼎之家聲又非輕裘緩帶之雋品物望素輕士卒不服迹其平日營謀大都專用苞苴結託權勢以得差遣計其賄賂之費固已不貲未免挪借稱貸餽送賜要始圖一官入手以做到軍之日他無所事惟務滯繳貨財刻剝糧餉而且經營錙銖賈販居奇百般計較凡

可以得蠅頭微利者搜羅殆盡以償前日所借之債負債既償矣而名利之心愈熾則又別生希望思以高其爵位而愈肆其誅求上之以是奉權貴之歡求其提攜陞擢下之以是飾子女之好快其佚欲驕奢皆於此一官中任意取盈不至於計無遺漏不止此其用心行事之大凡也獨不思朝廷卑我以專閫之權者原有許多重大急務或招收降叛簡閱軍容或訓習隊伍撫摩士卒皆於我乎是賴今惟一心營利而於此等皆無暇及並未少留意焉又不得體恤軍士以養其力役使不特俾至重困其間有才能者未見特加優異而其無才能者或反時見親寵是居己既已不察不法而用人又復不公不明軍政廢弛親疎失宜平日早不足服軍士之心則臨事又安能得緩急之用其不至敗乃公事而悞人家國者幾何矣噫此固為將者之罪而用將者尤不可以不擇也

朱子曰今日匱乏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的便不相恤經界不正則稅畝得以隱漏而豪強愈肆兼弁上既

續近思錄 卷之十 七 正誼堂

有虧於國下亦有害於民此公私所以交困也故今日欲免匱乏之虞必須先正經界正則賦稅之所入者數目瞭然明白酌其多寡量入為出罷去一切無益冗費則國用不至不足而於額外無名之賦苛索妨民者盡數悉除方能救百姓於湯火而閭閻庶有起色蓋民為邦本固邦寧上之人當視百姓如子有無休戚原不可以不通若不認是自家的百姓膜而置之便覺痛癢不關恩恤不至而熬苦之聲壅於上聞矣為民上者其忍使之出於此哉

朱子曰嘗見吳公路作縣不敢作旬假謂一日假便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要做轉添繁劇且多粗率不仔細豈不

害事 居官一日有一日公事非可以躲閃得開更非可糊塗了局必須抖擻精神遇事到頭瑣件料理將去庶不至叢脞有誤至作縣令者百里攸關瑣屑繁劇尤不容

一刻閒暇若寬下一日假便積卻一日事前件既不及為後件又復疊至到底自家總推不去定要做的卻因前此寬假下來一時湊集應付不開轉添許多繁劇徒自勞苦且忙亂中多半粗率了當不及仔細檢點豈不有害於事何若隨時區處因事措置不貪閒適於前自不至忙迫於

後乎此吳公路不敢作旬假者可
以為居官法而朱子之所亟稱也

朱子曰竊聞仰窺合甲私計以為依準舊制募饑民修水利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為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兩得又近日巡歷親見原野極目蕭條惟是有陂塘處則其苗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益知水利之不可不修若得奉詔悉力經營合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則民間永無流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

此朱子因賑飢行部目擊陂塘私計用饑民以興水利費不多而事易舉可以永無旱荒免於蠲賑而君民俱享無窮之益也蓋民飢務在得食今者發倉廩以賑濟之坐糜日餼毫無所事不如依準舊制即募饑民以修水利於所賑數外略增其額以為僱募興役之資則既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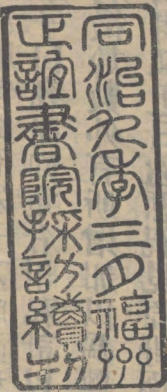
救饑餓之災而又可興陂塘之利此一舉而兩得者也邇來巡歷所至見夫原野之間其被旱者蕭條極目大都餘無陂塘之水所致惟是有陂塘處則蓄洩灌漑有資其苗蔚茂秀實無異豐歲迥與他處不同於是益知田必資水有水則早不能為災其利甚大不可以不修也若得特奉詔旨便宜行事悉力經營當令逐村逐保各興陂塘以便蓄澗無慮旱乾則人力可補天時水深自致土茂百穀用登二誦自給民間不至於流離餓殍而上亦可永無蠲減糶濟是此時招募之費無幾而異日永久之利無窮國家之急務莫過於此朱子所為觸目經心而後之為國為民者宜各知所留意也

續近思錄

卷之十

六

正誼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曾 鏞鼎丹覆校

侯官張亨嘉燮鈞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十終

教學

此卷論教人之道見師之所以教者即弟子之所

以學惟在辨邪正定從違使之循循焉由下學而

上達將希賢希聖自可廣其傳於無窮也

朱子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

此朱子教人第一步

工夫即伊川所謂以豫為先也小學書畫出聖賢模樣以示人全至是至敬方法故古者八歲入小學正以後生初學俗染未侵良知良能皆有可用且看小學書熟讀潛玩便曉得做人底樣子以為持敬之方從此涵養本原講明義理而作聖之功於此立其基矣

朱子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一

正謹堂

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

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

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

矣此教人之法也古者十五入大學便使之學先聖禮樂

以履中而蹈和是固非惟教之蓋將薰陶漸濡以養之使成其德也故理義者禮樂之本也講明之以養其心聲音采色者禮樂之飾也陳設之以養其耳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者禮樂之節也肄習之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游息之地盤盂几杖器用之需有箴銘有戒警亦必本禮樂之意以防其非僻之心養如是其備至而何今之不然也此教者之責也夫

朱子曰楊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

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

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

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

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楊龜山熙寧中舉進士得

官聞河南二程子之道即往從之學既受學歸以其說教授東南如官餘杭及蕭山一時從遊之學者數千人翁然

趨之而其所以告之之意蓋謂唐虞以前無書可讀聖賢何以若彼其多自晚周以來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燧

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孔門之顏曾者不可得

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文字之多寡而聖賢所以為聖賢其用心於近裏著己者道必有在矣

及西山李氏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

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

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西山名郁字光祖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二 正誼堂

請見龜山於餘杭其告之之意亦然大抵引而不發使之

自思故謂孔門之學在求仁仁之說謂之人心然到底何

為而謂之仁何者謂之人心一番理會未易李公受言退

粗淺尋求此所以啓西山沉潛玩索之功也

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

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

深許之李公受言而退求說以進愈投愈不合者思而未得也然道理躍如豈遠乎哉於是獨取論孟而伏

讀之蚤作夜思至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為龜山所許可豈非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歟而公之語

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公自渙然

其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輒厭不知其味未嘗思惟於此益致思焉從無疑看出有疑復從有疑看到無疑

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一旦豁然必驕有所進可知也觀公此言而知其得力於龜山者非淺鮮矣

朱子答孫仁甫曰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象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學貴遜志故讀書以研窮其理則細立課程有條有緒耐煩而不躁著實而不浮勿正勿助而求速解學務時敏故操存以持守其心則隨時隨處克治勤修省覺而動察收斂而靜涵勿怠勿荒而計近功如此日積月象到三五年工夫無閒庶幾陶泳志意植立根基有可據依之地矣若不如此循序致謹而徒尚氣矜豈所以爲學哉

朱子曰今朋友之不進者皆有彼善於此爲足矣之心而無求爲聖賢之志故皆有自恕之心而不能痛去其病故

其病常隨在依舊逐事物流轉將求其彼善於此亦不可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得矣朋友取諸麗澤君子以之講習也而今乃不能日進者皆因有一彼善於此輒自謂足之心而不思求爲聖賢著意向上於是苟且姑恕而自治之功疏矣安能痛去其病乎所以病根常在吾身依舊逐事逐物流轉膠纏無論其不能爲聖賢也將復求其彼善於此而已不可得又何樂乎其有朋友耶故學者當去其悅不若己之心而自進也

朱子曰學者輕俊者不美樸厚者好輕俊樸厚各就其資質言之一則使知自充其美也輕俊之人好尚修飾則務外之意多而不肯近裏著己入道較難故不美樸厚之人操修謹愿則務學之心專而可以沈潛善入進道較易故好也然變化涵濡要在學者自勉之耳

有少年試教官朱子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

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

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卻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

州便教材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

云只見泉州教官卻老成意思教官所以模範多士也彼少年試教官者必為輕浮

淺露無甚學問之人將來模不模範不範有甚焉者矣乳臭小兒膺茲清選其可乎哉況入學多是老大之人豈無

品望素著者何以服之故朱子謂堂除注授可罷也若請本州鄉先生則才德優長鄉評已重豈有不歸心不率教

者乎甚矣教官一席職微任大要在老成重望而非四十以上不得任也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

小人此言極有味劉元城名安世字器之元城人此甚言小人之不可近也一日近小人則終歲

所讀之書不足以勝之蓋小人如蛇蠍近之則為彼所害故賢子弟避小人如畏蛇蠍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四 正誼堂

近小人也然非歷過者不知朱子贊其言之極有味欲學者深思而自警之也

朱子曰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

自好了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只得教人且

把敬為主收斂身心方可此言持敬乃教人切要之方也敬者做上徹下工夫小學大學

皆不可少但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如灑掃應對事長之節皆日用常行底道理便自養得他心住所以習而安之

不知不覺自好了如今則從幼無所據守全失了小學工夫到得後來東撈西捉雖儘費力要填補實難故教人無

他法只是把敬為主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以收斂其身心身心既不放逸則隨動隨靜中存有主自然酬酢萬變體

立用行必如是乃可也持敬之學大矣哉

朱子與魏應仲曰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

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

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

了便謂已通小有疑慮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

逐一鈔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質問而終身

受此黯黯以自欺也此教人讀經史之法也經史皆有旨趣若潦草讀過急於記誦則我不能

見古人古人亦不見我何以有益故凡所讀經史務要反復不厭極其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而誦之法又宜徐徐

運緩不致急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中存敬畏如與聖賢相對則此心既定虛靈自生凡經史義理易於講

究切不可貪多務廣以分其心涉獵鹵莽以蒙其識隔膜看過便謂已通也其小有疑礙隨即便耐心思索思而未

得即逐一鈔記册子上以備省閱再思或者他時有所觸發未可知也否則含糊相混護短自誣恥於下人不肯質

問將記誦雖多義理無得不幾終身受此黯黯而自欺以欺人乎故學者當切求體驗於心也

朱子曰教道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徒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五 正誼堂

拘束之亦不濟事後進後輩也道引導也教導後輩固須嚴毅以督責之然學者亦怕大拘束須

有以興起其心志開發其性靈誘掖獎勵勸寬以養之則彼不知不覺心好乎此若徒然拘苦束縛之亦不濟事程子

所謂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也

朱子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

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

是躡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此言教後

生之法也後生智識未開且教他依經書本子認得訓詁分明以求道理之流通認得文義分明以求立言之旨趣

此為急務自此時加溫習反復不厭然後來日久月深優游厭厭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自

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而其進自不能已矣今人多用涉獵工夫踰越等級妄有作為不知讀書窮理為何事所以誑誤後生只是綴緝言語纂組文章輾轉相做微務以欺

人其實眼前道理經書微言都曉不得由此觀之後生當

以讀朱註爲入門第一要事不於此熟讀精思者難與講學也

朱子曰古人教人非獨教之亦須有以養之古人教人立規程嚴課業

教之道具在然豈獨教之已哉亦須涵育薰陶使之漸濡而自化則養之乃所以深於教之耳

朱子曰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

小之中博之以文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嚴其踐履之

實上達卽在下學之中希心冥悟闢靡誇多習爲失之聖人之教人也循序善誘不過使人反而求之人倫日用

至近至小之開博之以文以啓其知有得於己則必折衷

於人講明而切究之約之以禮以貞其守恐有昏怠則必

嚴加惕厲實踐而躬行之蓋文者禮之散殊禮者文之統

會非博則無以致約非約則無以統博二者並進有以不

失其先後輕重之序而循循焉使人鼓舞而不倦此聖人之教之所以善也

朱子曰凡聖人之言皆慤實而精明平易而精奧凡聖人之立言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六 正誼堂

也不事浮華最慤實矣而理則精切而明顯不尙奇險最

平易矣而理則精深而奧妙若踵事增華而理反幽暗刻

意艱深而理益膚庸豈聖人之言哉

朱子曰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

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

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

也古人之教人也當其孩幼天真未漓而教之以孝弟誠敬踏著實地及其少長聰明漸啓而博之以詩書禮樂

朱子曰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

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先王設學命官儀型多士所以興賢育才為政事之根本道德之歸宿不可以一日廢也後世學校之設不異乎先王然其所以教者忘本實而重文辭其所以學者懷溫飽而棄德義師弟子相率成風而先王之意不復有存焉是以有名無實風俗敝人材衰進無以為政事之本退無以為道德之歸其效之遠不如先王也可槩觀已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語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心之昏者自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聖人教人所以為萬世師者非有他道也約其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七

正誼堂

大槩只是說入孝出弟忠誠信實為人人日用所常行底實落語但人肯就上面做將去耳若果能從此做去一出入便思孝弟一言行便思忠信則氣稟不得而拘物欲不得而蔽心之放逸者自然收斂而操之則存心之昏迷者自然昭著而雖愚必明則如言心性到子思孟子說得極詳然究竟子思說庸德之行推之以至其極亦只是舜之大孝武王周公之達孝孟子道性善亦指孩提知愛知敬以證之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以此知先聖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其所以教人者實而可循也

朱子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程子又發明一敬字各自觀之似乎參差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許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戶不同從一處行

來都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此朱子揭出孔孟二程要旨而示人以從入之門也夫子

說四勿克復之功也說見賓承祭持敬之功也說忠信篤

敬有誠之功也孟子又說求放心存心養性事天之學也

大學又教人格致誠正明德之學也程子又發明一敬字

涵養之學也各自其參錯處觀之似乎頭緒萬千不可摸

捉其實皆一理也皆可以入門也人能就孔孟二程之言

只從其一處著實下工夫直可兼攝其餘皆在裏許省卻

東撈西摸許多氣力也大抵聖賢之道如一室然儘有門

戶可入學者勿趨邪徑勿由穴竇從大路上一處行來平

平坦坦都可入得但恐工夫不到耳

朱子曰前賢據實理以教人初無立門庭之意此言君子

執異同之見也前賢大公無我其教人也祇據著實地本

日用常行底道理以教之何嘗故立門庭分彼此同異於

其間以自峻其開垣特是分門別戶者偏好為過高而自

異之知前賢亦不能強為之同耳而要之前賢何容心也

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巖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八 正龍堂

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盥輿用其子與門人

子路之負米子貢之理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

大夫之庭冉有用干卻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

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

甚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為

-5 210 35 955" data-label="Text">

學者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負米子路少貧嘗為親

子有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做帷不棄為埋馬

也做蓋不棄為埋狗也疑出諸此此言子弟盡臣子之職

教之貴早也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臣僕如子弟皆有為下

之分故伯玉之使孔子與坐是待臣僕如子弟也而待子

弟如臣僕者尤所以挽回驕侈之風如淵明盥輿及負米

理馬以下諸事或執干戈衛社稷或躬耕稼陶漁古人之

為此類者不一要皆為君親師用命風何古也後世驕侈

日甚不肯循分自安反以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變尙可

復乎維持挽回之道至在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各盡爲下之分習而化焉久而安之庶幾有以復古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

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聖人無隱之教不過博文約禮而深者得之以喟然淺者僅可

以弗畔惟學者之所造有異而得力因以不同耳

朱子與長子受之曰早晚受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

閒思索有疑用册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

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不得自擅出入

與人往還此朱子訓子從師帖中語也受之名塾凡爲學者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事非一端然親師取友

有當勉者有當戒者皆宜一理會如進而思索有疑則日閒隨手劄記俟進見

早晚不得怠慢退而思索有疑則日閒隨手劄記俟進見

則質問闕誨語則思省凡切要之言逐日劄記恐初到問遺忘也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防怠荒之漸也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九 正誼堂

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

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持敬不得偃

肆情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諱凡事謙恭不得尙

氣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

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

來告者亦勿酬答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

無親疏之辨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此教以初到之儀凡一應交接皆當

稟命師長不得私自出入及既到之後居處要持敬俛肆

惰慢皆不敬也言語要諦當戲笑誼諱皆無當也凡事要謙恭若尙氣凌人矜已傲物恥辱之階也至於多飲酒或

閒說人過惡短長則切懲之至於偶爾交游及一堂同學則慎審之他如治己資人不知法擇者總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也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

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
推此見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間以審之百無所失矣
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

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
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

矣然取友亦有道焉大抵敦厚忠信能政吾過者直諒多
聞之友也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便辟善柔
便佞之友也推此類而又加審之可以知人而無失矣但
親益友而遠損友仍在立志從善痛加矯革庶不至趨入
小人之域而賢師長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
乃可相助以有成也

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資問之思與
之齊而後已若既親益友又不徒親之已也見其嘉言善
行則敬慕而記錄之以其言之可法也見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十 正誼堂

其文字勝已則熟看傳錄而資問之以其文字之可以上
師也冀與之齊而後已焉斯益友乃真有以益我矣以上
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

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
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

也以上數條皆親師取友之切要者固宜謹守其所未及
而亦可據此類以推廣之至其所以加功之道大都只
勤謹二字盡之矣能勤謹則循此以親師循此以取友進
而日上爲聖爲賢有無限好事雖未敢言而竊願之不能
勤謹則反此以親師反此以取友退而日下爲愚爲不肖
有無限不好事雖不欲言而未免憂之也噫朱子教子叮
呼諄切如此凡從師者可不佩服此帖乎

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
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

人此言存心之法也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端莊礙重
其敬也傾倚剽輕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養
其精明之用而昏惰怠氣不得而干之出入步趨之必敬
則有以保其德性之良而邪僻嗜慾不得而害之由是行
己以敬則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待人以敬凡事切須謹
則一團和氣請乎可親也而心存而不放矣
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
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
數過勿令心少有放逸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言此
讀書之法也讀書者凡事皆須謹飭少出入少說閒話光
陰易流恐廢墜也雜書非聖人之道無益身心役耳目則
分精力矣或早或晚點檢所習之業於每旬休職之日悉
彙而溫習之勿令遺忘則嘗在心目放逸不生自然道理
畢現漸近漸親講習之所以易明也此亦朱
子教子之言俾其置書齋中時時警省者也

朱子曰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十一 正誼堂

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道之序

亦有五焉其別如左朱子原註○規首以教者蓋原設教之所始見得人道危微之辨只在天倫秩敘之中學者合此更無所爲學後世務記覽爲詞章以釣取聲名利祿而反於五教之目闕焉弗講大非教人之本意矣烏知帝王立教明白懇切直欲天下萬世之人皆入於聖賢之域學者能於此盡人道之當然希聖希賢豈難馴致哉然而學道之功又有其序故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復爲條列於左焉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朱子原註○人於五教欲盡其道之當然苟不知其理之所以然而責其身以必然道不可得而盡也於此有爲學之序其序維何學問思辨以窮理篤行以體事五者相因遞致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明善擇執千百倍其功過愚而可明柔而可強夫然後盡人道之當然而親義別序信乃有以秩然其各得也故次於五教之自然而篤行則又有修身處事接物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要復爲條列於左焉

過右修身之要朱子原註○夫子曰言忠信行篤敬易曰
過愆忿室慾又曰遷善改過三言盡修身之道矣蓋修身
莫大於言行樞機之發為榮辱之主忠信篤敬則至誠動
物內修所以罔毀也然而忿慾實足以累吾身懲之窒之
過於未萌禁於方動有定守矣至於善易忘過易積又交
暢於吾身遷之改之圖其自新滌其舊染有定力矣凡此
皆實有依據持循而慎修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右處事之要朱子原註○凡人處一事而未嘗揆於
其道則一切慕戀貪汙之念無所動於中而惟誼是視明
其道不計其功則一切矚等冀倖之思無所營於內而惟
道是求自一事以達之萬事皆以道誼自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朱子原註○推行
力無以為宰物之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隨所接而不
無怨於己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隨所接而已無怨於
人矣人己兩忘其道在我此接物之要也是規詳而有體
約而有章行之萬世而無弊者故朱子每臨講必倦倦焉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一

三

正誼堂

人能以是為學以是為教
道之明與行不重有賴哉

福

總校

虞卿覆校

丹覆校

戒警

此卷論戒警之道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知戒警則善日積不知戒警則惡日滋凡修己治人者皆不可不存此意也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讀書開卷

與聖賢相晤對便求與聖賢相肖似方是著意向上工夫若開卷時披閱聖賢之所言所行反照自家便有不相似處雖日讀聖賢之書究與身心何補靜言思之所愧多矣豈可不自鞭策乎大抵學者用心鞭策須是未開卷時著實做戒懼慎獨之功及開卷又將聖賢言行反之於己互證參觀思與之齊之而後已此纔是真實讀書不然豈惟與聖賢不相似方且霄壤隔絕

求一二分之彷彿不可得也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一 正誼堂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

直是無著力處

書可以熟讀而記義可以細思而精雖或不記不精猶容易著力也惟是人之為學

侑乎其志有志不立則無勇往直前之氣祇如今貪利祿而苟因循退誘之心更從何處著力乎

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然悲之所以不立者不知病痛之所在而切懲之終無由奮發以有為也人若識得病痛勇猛向上貪道義作好人

一切利祿富貴不足以動其心焉志斯立矣如今之人祇是貪利祿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此皆受病之源直冀志不立而無著力

之處也敬學者祇須責志

朱子曰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為於世則蠢然天地之

一蠢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

矣人之生也盡性命之理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其所作為亦大矣若徒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則為蠢然天地之

蠶生何裨益於世也然或輒有作為矣而不能齊莊整敷
丙無妄思外無妄動以收斂此心則恣意矜張蕩軼繩墨
究竟無成蠢然者未必不頑然也人慎毋為天地之虛生可哉

朱子答吳直翁曰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

只是過耳非惡也人若趨向不端則所志非其志安能去惡而從善故先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

得也孔子志仁無惡之言所以立其趨向也惟志仁則既

於義理上用工雖不能無過然只是一時之過可以改圖

於後而豈若為惡之事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志

背理反常終身莫贖乎

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

上由此推之志於仁則無惡志於惡則亦無仁彼滿腔都

是利欲填塞假有善事亦偶然未盡泯之良心耳要其

慮心精慮固無一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

念不在利欲上也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二 正誼堂

事志利欲者便如趨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之要

利欲理義志既異趨即判然兩途不相干涉所謂道不同

不相為謀也是故志利欲者將大遠乎人道便如趨禽獸

之路偶有一徑可通皆必潛形匿影以赴之若志理義者

正大光明不竇不徑便是趨坦平之正路無非日用所常

行也人欲立志可不端厥趨向哉

朱子曰今日士大夫惟以苟且捱去為事上下相咻以勿

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且恁鶻突才理會分明便做官

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卻悔其大惺惺了了一

切利方為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長風俗如此可畏

可畏此朱子歎事功之薄宦途之衰也程子嘗曰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蓋以家事

視國事言我之不得辭其責也又曰士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言國

家重大之事原難坐觀成敗豈可隨人步趨拯與隨正大
有權衡也乃今日士大夫一味苟且相捱上下所賦收者
惟以勿生事不要分明鵲突傲不得官為戒或有少負能
聲才足任事矣而一經挫折摧抑之後又自悔其惺惺了
了分別白黑之過當於是方正廉隅之槩易而為圓活變
通隨俗苟且卻道是年高閱世已深見識長進類風壞俗
莫此為甚此不特道德蔑如即功名亦無濟
不過溺富貴圖溫飽其下下者耳吁可畏哉

朱子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
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則亦何所不
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

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眾矣可不戒哉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者恥之於人大也若不能安貧則無廉無恥無恥其平日奮發之氣如脂如韋銷磨屈抑無以自由安能立腳得住自此沈溺不返居下流而墜深淵則亦何所不至哉烏知逢人有求即百事皆非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今人不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三 正誼堂

能自家吃苦而卑躬屈節寡廉鮮恥俛首以求人抑何違其本心至是也然實不能安貧之故耳故學道者安貧守賤是第一關 戒之勉之

朱子曰康節詩云閒居慎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
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

住放行之閒爾閒居肯說無妨者總為把不住耳若把得住則刻刻操存些毫不肯放過士希賢賢

希聖進一步還有一步工夫如升階之有等級方是做好人但做不好人一失足便墮入其中所謂立地便至也然則把住放行在敬肆閒而邵子所謂閒居慎莫說無妨者固即君子戒懼慎獨之意歟

朱子曰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人欲易流如懷土懷

是順適底意思也然豈待觀之奔放潰決之後哉只纔有此意思便是人欲橫溢之漸不至為下流之歸不已人亦謹小慎微於便安之地而嚴加存過庶幾有以自克也夫

朱子曰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可入堯舜之

道須勤勤提省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堯舜之道惟精惟一推而

至於平章百姓風動時雍只是無自安自利之心況利者

義之反若每事必求自家安利處便與義背馳便與堯舜

之道背馳然亦不在大也但纖微毫忽之間稍放過已

自潛滋暗長於不及覺而將莫能自禁矣使非勤力提省

困心衡慮以自決其幾向於道義何

望哉有志者當常存敬畏之心也

朱子曰游從紛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

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此言

交處之當慎也天下之易親易狎者莫如小人若逐逐於

遊從紛雜中日與此輩交處不覺侵入其羣親之狎之而

驕慢之心滋蕩然無復有齊莊儼恪之念既非所以養成

德器而且發之為暴慢之容鄙倍之辭何以美人觀聽所

損不已多乎

學者慎之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四 正誼堂

朱子答黃冕仲日向說小善不足為重輕非是以小善為

不足為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為本領耳

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君子為善初不以小而不為但謂識得大體者為能於本領處用功則自知為善之可樂固不沾沾以此重輕也然則學貴知要而亦何嘗謂小善之可忽乎

堯舜之道惟精惟一推而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便與堯舜

凡憂國憂民心所宜盡與利除害職所當爲者膜外置之
至其日夜圖維惟是鑽刺微求多方攀援以干上進蠅營
狗苟亦甘心爲之苟平旦自思不知其置身
何等也舉世滔滔恬不知怪殊堪悼惜已

朱子曰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

勢定是如此名利者人所同欲之物即人所交爭之地也惟安分循理退步自守則不與人爭者自不爲人所怨便安穩矣若一味前去詭遇以弋名爭先以射利人所同欲者而一一專之遂至忌怨叢生而讒害交作危險立至此事勢之必然人之所當深戒也

朱子曰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

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拄天

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空死空具形

骸空吃了世閒人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五 正誦堂

要做甚麼天地人謂之三才則吾人一身上下踏地要支撐得任其所以支撐得住者道理也與閒物事全無干涉也故只理會此身不徒軀殼踐形惟肖擔

當許多道理可以彌綸天地方是全受於歸力不枉生世上若於此理夢夢生無補於時死無傳於後直空具形骸

藥飯而已然則見得道理透者充塞天地至大至剛視一切瑣瑣碎碎閒物事有甚緊要做甚麼用也男子拄天踏地欲成箇人於朱子此言三復思之當亦赧然謝躍然與也

朱子曰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工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詭淫

邪遁之害吾儒之與異端如薰蕕冰炭之不可合但不曾實做自家知言窮理工夫則先不知薰蕕之爲勞

安能辨蕕之臭先不知冰之爲潔安能別炭之汙而詭淫邪遁之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者烏足以知之甚矣人當思所以自警而

實用其力也

朱子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麤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

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立即自以

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荆公所謂未俗易高險塗難盡者

可念也聖門廣大規模如顏之若無若虛曾之任重道遠

是問等事業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臨深履薄開

衾視手是天下後世誦法無窮也若少時驕有時望晚來

不滿人意直是廢於半途墮於末路耳所以然者實由講

學不精未有深造不曾見得聖門廣大規模故甘於小就

不復求進所謂未俗易高險塗難盡者荆公之言不洵可

念哉然荆公能言之而身蹈之則仍是講學不

精滋其弊也此夫子所由以學之不講為憂歟

朱子曰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聞也視聽則

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不受也存乎人者心為大體耳目為小體但

人皆謂視聽與見聞一而已而不知其為耳目所司者實

有不同何也聲色自外而來接於耳目者見聞也若視聽

則耳目從乎聲色而自內出矣心之受與不受尚未暇論

也夫非禮之端不能禁外之不來而能禁內之不住此克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六 正誼堂

復四勿之功所以兩在視聽而君子之耳目期於受治也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

面不如此者方為自欺蓋中心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

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此策人以戒欺慎獨之

面然而裏面不然方為自欺以欺人也即使中心欲為善

哉

朱子曰吾人所處著箇道理二字便是隨眾不得張子嘗

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又曰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

是者已則非矣皆所謂隨眾不得也但吾人所處著箇道

理二字更有依據持循便是隨眾不得朱子此言所以發

明張子之意者較為深切學者處世決當以理自裁慎勿

同流合汙流入
鄉愿之歸也

朱子曰凡事不可著箇且字鮮有不害事且者苟且自安之意凡事須用

一番精神猛省著力志之所至氣必赴焉方不至債敗若但存苟且遷就之心鮮有不害事者故夫子言進學之序先知仁而必終之以勇也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為恨若大段以

為恨也是不順理否朱子曰也是如此吾人生順死安何復遺恨若終養之

悲卒學之願臨終以為恨者固未為非是然揆之生順死安之道則其尙留遺恨者多亦是不順理因言悔

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

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程子嘗言罪已

處不顧無然亦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為悔恐其沾滯於此無以迎新也其實又不可不悔若只管做錯便休今番如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七 正誼堂

是明番又如思恬不思悔何由改圖豈成說話乎當思所以善懲之可矣

朱子曰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

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

於凡民士之所以異於凡民者以其志氣高遠不為利祿所縈而能探聖賢之旨趣究學問之本原知所以

用其心耳若以干祿蹈利為事而罔乎無志於聖賢學問之歸則識趣卑陋甚矣至其規為事業動息起居究與凡

民奚擇哉學者可知所自警矣

朱子曰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

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卻自定此言處事有獨斷之道也天下

事只有箇是非兩途但恐揀不到耳若揀得是處行去便自心安理得必要人人道好委曲回互豈有此違心徇眾

之理究之公是非者直道不混人心同然則此事之是非非久後卻自論定也然則制行以己豈以同乎人哉

朱子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財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徹車贏馬亦為人耳此言為己為人之學判之於心術之微也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事以為職分所當然而為其所不得不為則雖甲兵財穀至為紛擾籩豆有司極為瑣屑而本分之內吾盡吾心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皆實得諸己也若以之邀譽沽名謂可求知於世而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所以明孝徹車贏馬所以明儉其實矯情飾節推其心亦皆以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

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閒而無毫髮之差矣無所為而為之謂善有所為而為之謂利故張子謂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語意最為深切著明實擴前人所未發學者能於此內省而實心以為己則舜

踐近思錄卷之十二八 正誼堂

跖分途判然善利之閒察之極其明而無毫髮爽矣否或視天下之事皆有所為而然又烏能察乎善與利之閒而力哉

朱子曰謙之為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

利可見矣謙之為卦天地人鬼皆好尚之者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盛而寒伏寒凝而暑來是天道之虧盈益謙也水瀑高峯匯澗大澤地道之變盈流謙也高明之家鬼矜其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鬼神之害盈福謙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人極之中惡盈好謙也然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大道中沖漠無朕本無一物人能全體太極則如三之勞謙終吉四之無不利焉謙一切事業功勞於我何有況天地原自處於謙也觀其施生萬物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亦可見矣然則天地人鬼又何容心也韓魏公喜雨詩曰須臾慰滿三農望斂卻神功寂若無殆窺見此意歟

朱子曰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爲道學之障也心地實明而明

本於虛君子所爲以虛受人也若不虛則我見過執因以不明是以偏說臆說障蔽曾中雖有良師益友恐無所施其教矣其有妨於道學者豈細故哉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

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君子者成德之名謂德性之渾全也然有理義之性

即不能無氣稟之性苟拘於氣稟之偏則無以自成其德故所貴乎君子者惟有以化其氣稟絕去剛吐柔茹之累耳否則未足

以言君子也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奢侈之人越禮犯分故所行多失惟有儉德者

知節知止則凡事守分循理鮮有闕失夫子曰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爭固孟子曰儉者不奪入儉德豈不足尙哉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人豈可不養素自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九 正誼堂

重耶綰字公權唐時人性清儉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世以比山濤楊震蓋其養素自重亦久矣及大厯中用以爲相而大臣之豪奢者率皆靡然改行居則損音樂出則減騶御由是觀之儉德可風已足以儆

有位人奈何不養素自重哉

朱子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

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

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聖賢胷次天寬地闊

無所不可故海可浮也浮海可從也夫子發之爲歎子路聞之爲喜此等氣象可以靜一世紛紛擾之場亦可以消百千狂鬧之態山谷稱濂溪曾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庶幾似之

朱子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此示人處窮之道也

學者內力未堅學問未到苟遇困窮舍忍字外別無他法所謂忍者甘淡泊喫得苦酸盡菜根則百事可做也若忍

到熟處亦可習慣自然不生計較自無戚戚之念繫於中焉即此便是堅定內力沈潛學問底工夫尙肯違其本心爲暮夜之乞白日之驕哉

朱子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

拙法別求妙解也此示人去病之良方爲進學者警也凡日用間不知病痛所在則懵懵焉精神元氣任其銷磨耳若既知此一病而欲去之豈有他法亦惟邪氣退聽便復初體即此欲去之心非即能去之藥乎但當堅守是心常恐其復爲所侵時時警覺便足矣假或以此爲拙法而舍之別求恐即妄意推尋未必有此妙解之良劑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

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即成一場閒說話矣藥者所以藥病也能去病便是好藥必欲更問緣由則是騎驢覓驢東拂西摸捕風繫影非真欲去病者即成一場閒說話豈君子以人治人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十 正誼堂

之道哉甚矣知病便能去病無俟他求也

朱子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爲大病然

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

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

可恃之實子直名方閩人學求心得墮在語言者訓詁而已於心則拘滯不化實無所得固大病也然學者多務涉獵即求其語言中善爲解說徹頭徹尾究其源

竟其委亦罕有見之者蓋高明沈潛之資質已是不及右人而勤學好問之工夫又復草草了事所以終身矻矻循學之弊卓然可恃者俗

學之弊可勝歎哉

朱子答林擇之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此學者修已治人之學也此學明然後舉而措之可以應天下事而無難不則冒昧苟且決未有能濟者故君子必以講學爲

急務也

朱子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為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順之名升聞人恭敬退讓謙之道也必存是心方能受益今之學者輕浮麤率大言不慚先將敬讓之心壞了矜己而傲人自足而不求進此非小病也若此病不除不可以為學有志為己者所宜痛加檢點耳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人之辭以情遷也故當語而語當默而默前賢自然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祇為不理會此等處即傳所謂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而悔吝安得不隨之乎蓋語默關乎學問甚不可以無節也

問諷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卻知用力克除覺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十一 正誼堂

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朱子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此意萌動時雖知用力克除然只是強自降服一時壓制病根還在也況云私欲未能無即是天理未純熟若未得純熟一旦檢點不到依舊發出病痛旋滅旋生相勝安有已時此豈可不知乎

又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同行異情固須分別然此易別耳只如饑食渴飲等事聖

賢小人同一日用常行也而在聖賢得其正便無非天理之情在小人溺於貪便無非私欲之情此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也但說得名義更須尋著本領體認自家於私欲萌動時見得如何於天理發見時見得如何其間昭然不昧而後加以閑蓋天理在人互萬古而不泯隨其存正有好用工夫處

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星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

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歡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蓋天理之難泯滅者雖蔽錮而常自

若每於滿腔私意中時時間發但人不覺耳果能於此發見處當下認取使明珠大貝混雜沙礫者逐一揀擇出來合零星為片段自家陶鎔日長月益至於理不期存而若自存私不期祛而自祛自無待用力克除之煩且難矣若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正誼堂

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克去私意

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

可以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且夫

克治私欲者將以充長善端也若專務克治而不能充長則吾心役役焉日與私欲相鬪敵實恐善端之少不敵私欲之多縱一時降伏又當復作矣蓋天理吾所本有特為私意所亂克之斯復之使必待克去後天理尋又成自家私意故只此一件事知其非便是處便是天理誤而悔則悔處便是天理充長善端不待別尋也

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

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

為這些道理根於天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

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

孟子牛山章指點最為親切牛山之木既濯濯而又萌蘖生仁義之良既枯亡而又夜氣存皆見天理之不容泯滅也又如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心既放而可求者亦豈非天理之常在乎大抵人性本善故發於日用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多是善底道理只識得為難人雖至惡所患願不知省若稍知不穩便可改便做得好人天理之不放也如是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著這些子學者所當

深察也孟子又言庶民君子去之存之以爭幾希者蓋這

些子實判聖愚一毫走作不得學者將為庶民乎抑為君子乎將去之乎抑存之乎所當深察致思留在胃

次中烹治煨煉使道理成熟勿只做一場話說也夫豈但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三 正龍堂

區區方寸省 累云爾哉

朱子曰杜陵七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歎

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詩理性情若與道

俱未為不可擇子嘗指穿花點水句措工部一生為閒言無用亦惜其未聞

道也今朱子以杜陵所作七歌可謂壯矣宜為詩流所不能及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豪宕奇崛之氣依舊點淡無

色何志趣之卑陋乃爾乎使其與聞斯道隨遇而安斷不至是信乎人不可以不聞道也

朱子曰麤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

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衣食所以資

免俯仰於人而氣為之餒安得不敗人意思故但麤足便可自立而善念之興鬱然勃然莫能摧敗此亦養氣之一助也然但當順受而得之有道不可役心規利至喪所守耳

朱子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

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此朱子據德箴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

據者執而守之也特是世之人語道術則無往不通一若

行之有餘者談性命則疑其獨得之祕難以窮盡尚不若

自信於心焉夫性道一原豈有異理惟其才高氣驕厚於

外而蓄淺中乾薄於內故無以為崇之之地并所得者亦

恐旋而失之而難與日新而不已也學者可易言據哉

朱子曰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此明倫堂銘詞

欲人顧名而思其義也人有五倫而君親為大若匪忠則

天下之事君者何以為勸匪孝則天下之事親者何以為

程做爾學道之子相與聚此堂講此業以示觀厥成也可使名存實亡歎世學之不講哉

朱子曰言思愆動思躐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此

銘也易於言則思故也輕於動則思頓躐小有過則思棄

捐而從善凡此皆閑其邪也端其身範正其儀容一其心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正誼堂

志凡此皆存其誠也學問本原之功端在此矣

朱子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乾坤無言物

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此琴銘也履中蹈和彼則可以陶養其正性懲忿窒慾彼則可以禁

抑其邪心乾坤不言而化成功乃有則以相準故我與子

謂鉤其深而心藏心寫之也按蘇氏琴偈云若云絃上有

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云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

指上聽朱子意在言中蘇氏意在言外亦可互參

朱子曰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其思此銘講座之詞

也吾道之絕續互古迄今縣縣延延者將安寄乎前者之

聖後者之師得與斯文豈不在茲如僂聞焉如憶見之有

儼有真鬱勃其思蓋朱子自任之重誠難已於中而繼往開來者之斷有屬矣

同煇九季三福
正誦書館探芳齋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齋覆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終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五

正誦堂

同煇九季三福
正誦書館探芳齋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齋覆校
侯官陳鴻濤瀚秋覆校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張伯行集解

辨別異端

此卷辨異端蓋異端不辨則正學不明故必於其
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嚴析之於毫釐然後人心不
為所惑而世道庶乎其日隆也

朱子曰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無見識聖人之書

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觀理既明卓有定見則他歧自不能惑我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

非有他故只是胷中全無見識耳蓋聖人之書皆所以明

道理苟非平日細心研究實下體認工夫則茫無所得不

足以見聖人闡奧一聞異說便主宰不定遂不覺悅而入之矣故學者必以致知為急務也

朱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一 正誼堂

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此朱子斷佛老之罪而使

學異端誠不待深與之辨而自明者如人生在世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謂三綱三綱既立而

仁義禮智信之德行於其間是謂五常今佛老既無夫婦

則並無父子君臣又何有於仁義禮智信而三綱五常廢

棄盡矣夫人所以得為人者有三綱五常也而佛老盡

廢之世間之惡孰有過於此者乎故則此一事罪名已是

極大不必更論其他盡若彼教將生民幾無噍類彼亦安

得有其徒耶誠知人類不容終絕則三綱五常決不可一

日無此理甚明人所易見大木既失其餘

可知何世之尚為所惑也不亦重可怪哉

萬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朱子

曰只為無二道無兩心故著不得他佛法道者事物當然

其由心者維皇降衷之良聖凡之所同具萬國器既知天

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矣而又謂不必排佛則是一心以

為儒道又一心以為佛道非二道兩心而何故朱子曰只

為無二道出乎是則入乎非無兩心出乎正即入乎邪故

若他佛法不得而必欲排而斥之也夫是非不容並立耶
正難以並行佛法不排則聖道不著豈吾儒之好辨哉亦
有所不得已耳而何得
作參和渾同之見也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欠

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

後際斷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若知自家這裏有

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學者既從聖道宜其見異不遷而往

往多歸異教者何也蓋人只為於自家這裏聖賢道理不

肯一力向前實落用功學無進益工夫既已欠缺此心遂

沒定主東馳西逐因積漸者大下忽見禪者之說有箇悟

門與吾道有次第有積漸者大工夫如何不忻然隨之而

去若知自家這裏原有箇平平正正倫常日用穩實可行

道理人人各足不待外求則此心自有定向各止其所而

不為他歧所惑矣蓋中不足然後遷於外物佛敎非能引

人多是自家工夫不到耳可不察諸

朱子答徐彥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

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

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

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

則一而已此答論動靜體用之說也吾儒之學動靜無閒

而之者動之用所以行二者相須未有靜而無動動而感

無靜者老釋專以清淨寂滅為宗說於靜矣而屏遺一切

無無天下之動猶人常寐不醒而以有用之精神棄於無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二 正誼堂

以主靜立人極則得矣烏可矯
之過而反自蹈一偏之失耶

朱子曰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若果然是又何必言

同只這靠傍的意思便是不同為學自有一定主見理苟至是不必求異亦不必求

同決不倚傍他人今學佛者動輒推佛而附於儒以為儒

佛一同夫凡事有不是處方有同處若佛果無不是自信

得過則直行彼教何必引儒為重而言同也只他這靠傍

儒教的意思便是大不同矣雖日向人言其誰信之矧吾

儒萬理皆實佛氏萬理皆虛判若天淵有目者所共見乎

彼學佛者流想亦自疑其非而欲援儒以解免也無如終

不可以欺人祇成其為自欺而已噫

或云莊列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為從別路去故不可與

校是非朱子曰既云別路則須自有正路祇此正路別路

之間便有是非可校何言不可耶莊莊周列列禦寇與釋氏皆異端也或云是二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三 正誼堂

樣人皆有大過人之才但為從別路去不向儒教然彼亦

自行其學耳不可與校是非也朱子曰不然天下古今所

共由之路原無兩條既以彼為別路則須自有箇正路此

此正路別路之間是非顯然難以寬假便自有箇正路矣何云不可耶蓋非不明則是不出吾儒正欲

直斥其非以講明吾是耳非好為辨難之見也

朱子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某謂性無
偽冒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
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
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
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
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佛氏之說謂形死而

性不死欲求其所為真性常在者故朱子因李伯諫之言而明辨之夫物有偽始有真性惟一理也原無假冒何真之可言蓋性之大原出於天乃天地所以化生萬物之理如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物天以是賦於人是以是受於天其理無乎不在同出一原非有我所得私也若釋氏所云真性吾不知其中自有多窮理格物反躬實踐工夫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活也苟其異也則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事而但欲明心見性惟恐死而失之其自私自利甚矣豈天命之初所為大公無我者哉殊不知人之生也則當踐形以盡性安能一無所事其死也則當體受而歸全又何有於真性之不滅乎多見其幻妄而已矣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朱子曰是爾

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

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士大夫固嘗學問則當明義理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四 正謹堂

乃晚年多入於禪或人疑而問之朱子曰此無他故總由平日未曾實用致知格物工夫見理不甚明徹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全無貫得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得日暮途窮覺這裏俱屬無用靠不著他所以被他那些清淨了悟話頭降服下來若素於綱常名教道理心解力行見得此生做不盡離不得一息尙存難以少懈任彼雖有便捷途徑亦何能以引我哉是

在士大夫自知其病而返求之可也

朱子曰世學不明異端蠹起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

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

之是真難滅是假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

邪說如雪見晷耳故不必深與之辨世學不明聖教淺衰

天下其所為說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令人易從而亂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又有所得其功易而效捷以故學者為彼所惑翕然從之而卒難挽回也然而真假之辨久當自明俗語有云是真終覺難滅是假總容易除學者

但當操守堅定力行吾道之所當然使綱常名教益以光明於世則人皆知趨向正道而彼之邪說自無所容其奸如重陰積雪見晧而即消耳故不必與之深辨而徒煩口舌焉也此朱子端本之論也

朱子曰某數日來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

聖門下手工夫全在格物一著能格物則

知無不至而是非邪正自不得以惑我故朱子自謂數日來閒思古昔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若不能辨別得是非邪正何為格物今人都無這段格物工夫所以胸中茫然見識卑陋而常為邪說所引去也然則格致之學豈可緩哉

朱子曰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閒常是

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

凡人之生受氣

於父成形於母皆從造化源頭發見出來所謂自無而之有也及乎氣盡形散則歸而為鬼所謂自有而之無也此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五 正謹堂

屈伸消長之理主宰於天地者也今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又復生為人是天地閒來來去去常是許多人鬼自為輪迴而生生無窮其權更不必由造化矣探之於理寧有是乎且人既死而為鬼矣彼何由知其鬼復為人也不過欲肆其幻妄而以輪迴之說誑無識之愚民已耳其能逃君子之明鑿哉

朱子曰必有親切慤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為吾儒之學

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

理本切近而精實而用功則有次第故學

者必於日用之閒求其親切慤實可以循序漸進者而為之方為吾儒正大之學不則窮高極渺虛無幻妄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而不

自知此之不可不察也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朱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

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

山之高它不敢登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文中子王氏名

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所著書號曰中說永嘉諸公多書之故或以爲閑朱子曰諸公只是所見者小耳蓋孔子之道至大他自知不能學因見箇小家活子淺近易求便悅慕而趨赴之如人不敢登泰山之高而於土堆子則便放步行上去也要只是所見者小耳夫言學當以道爲志言人當以聖爲志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若其自小如此所以流於卑下而不得爲孔子徒與

朱子曰釋氏止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卻不曾仔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

養之功亦祇是存養得他所見影子而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心者人之神明

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自具之理也聖賢之學真見得吾心性中真實道理萬物皆備而加以存養之功故能造到達天知命地位若釋氏所爲明心見性者止是清淨空寂之處大略見些影子遂謂靈通了徹參悟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六

正誼堂

入微卻不曾真實見得心性中許多道理若何他亦嘗做靜坐存養功夫然亦止是存養其素所見些影子耳蓋彼之見見其所見非吾儒所謂見也彼之養養其所養非吾儒所謂養也烏足與於心性之真乎而安得竊吾儒之說以立言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書爲卑近而不

滿於其意願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

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

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

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

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

有所不顧也

此朱子直窮僞學之心術而指其失也聖賢之言平淡無奇不過此大中正日用常行

道理近世學者溺於佛學高妙心實喜之而厭吾道為卑
近不滿其意特以君臣父子夫婦乃天理民彝所在難容
泯滅又不能盡反吾說以歸於彼因之顧彼顧此兩者交
戰胃中迄無定主於是陽避叛儒之窻陰為從佛之實乃
取兩邊近似言語而牽合之作調停附會之說凡吾教言
物者則混挽之於己言身者則混引之於心但求幽深虛
渺與佛不異以便其出此入彼依違兩可之私 蓋其心自
雖知非聖賢本意而不顧也其為術亦詭矣

以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

此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

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

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

但講說異同之閒而已 且其心自以為是謂所見突出聖

賢之上不難驅之俯而從我又况

我於卑者鞭之使高淺者鑿之使深覺精神氣象較前有

加以此為功於聖賢奚不可者而不知彼之自謂高深者

續述恩錄 卷之十三 七 正誼堂

其卑陋之極而背謬不可為訓者也此則援儒入佛其

病在心術隱微之閒為害甚大又不但講說異同而已所

以嘗深知之而欲與學者明辨之也夫朱子未出以前王

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

以佛旨解論語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程子諸子以佛旨

釋中庸自朱子出而其書始廢蓋惟深知雜學心術之大

病故辨之極力此其所以上 承孔孟而集羣儒之大成與

朱子曰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 仁者雖以萬物為一體然推之

有本行之有方豈漫無所差等而至視身為輕視物反重哉若澤氏之捨身飼虎彼意以為至公而不知仁者必先

自愛其身身之不愛何能愛物其為不仁甚矣夫吾儒無從井救人之仁人而墨子有摩頂放踵利天下之兼愛若

釋氏者墨之流亞而儒之罪人歟 此為吾徒者不可不關異端也

朱子答陳衛道曰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

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

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卽來

喻所謂舉起處其中夔無是非神通妙用搬柴運水此龐居士佛家語也龜山引以

証孟子徐行後長之義解釋其說不能無病蓋釋氏不知有理惟認知覺運動爲性故謂運水搬柴卽是神通妙用而一味率意妄行盡將理字掉卻一遺至沒分別但求其所爲作用者此卽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者也

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

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閒見得

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

理難者便是逆著此理習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

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

兩事也若吾儒則須講明道理如徐行後長則是疾行先長則非是故用格致工夫就要從此處微細辨別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八 正誼堂

常見日用閒天理流行是非昭著是者便是順理非者便

是逆理習中洞徹明白絕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致便

能誠正而家國天下可理此孟子卽徐行一端而謂堯舜之道盡此者是也 凡古聖賢說性命

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

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

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凡古聖賢所言性命非屬

空虛渺茫皆就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實事上說盡性便是

盡得此道理而不令有畱餘養性便是養得此道理而無

所作為以害之其理至微其事至著一以貫之略無餘欠

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虛語也彼釋氏之自以爲神

通妙用者不過知覺運動之能豈知吾性中自有實理實

事必知之明而行之當不是空空作用可了者哉而何可

以佛說證儒修也然則龜山此論想亦在未受業程子之前歟

宋子曰學貴於知道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

糟粕謂之知道可乎

蘇氏謂軼轍也蘇張謂蘇秦張儀也道者日用之所常行至當而不易不可過不及焉者也故君子之學貴於知道而已若夫

蘇氏早歲學文拾蘇張之緒餘是縱橫之徒也晚年逃禪醉佛老之糟粕是清淨之流也縱橫既涉於功利清淨又入於虛無故均不可謂之知道也

朱子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

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

蘇氏所著文辭闕偉

華麗近世罕有其匹欲作文者似不妨取為模範然玩其詞意大約矜豪譎詭無光明正大之氣後生輩學之心術反為所壞故知道之君子亦有所不欲聞也

朱子曰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

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閒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卻是吾儒

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九 正誼堂

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陸子靜名九淵學者稱象

山先生其學近於禪者也嘗與王順伯論佛謂其所見與吾儒同特義利公私之閒不能無少異耳夫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也則儒釋止此一箇道理又有義利之不同乎所以然者只為源頭處便自不同吾儒踐形盡性事事著已故萬理具足於心而皆實釋氏虛無幻化希心頓悟故萬理一切遺棄而皆空相去奚啻霄壤烏得援儒入釋混釋於儒而作此自相矛盾之論哉此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

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

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一旦

豁然大悟也

陸子靜之學遺卻格致工夫專以靜坐頓悟致人固有近似禪處但邇來婺州朋友則又專事見聞馳情外騖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存養工夫恐其徒道問學而不知尊德性故每勸學者兼取彼之善處返

之身心稍稍端靜不致妄動然後安詳整暇方能於義理之閒知所決擇此則因病發藥矯其太過而進其不及非欲其學陸之兀然靜坐無所作為以希一旦之冥悟也觀於此言則知陸學之非固朱子所深斥而世之學陸者正不得有所藉口而作調停傅會之說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看這人以尋常如陸子靜門人

初見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卻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潔淨快活稍

久卻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叢林釋氏所居也釋氏之說專以頓悟為主或問其

所得力處不知可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常為此說後看此等人俱只尋常非能真知性命者如陸子靜之學亦尚頓悟差與禪同門人學其學者初見時常云有悟到後來觀其所為卻更顛倒錯亂茫然無以自主似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十 正誼堂

此看來彼之所謂豁然頓悟者大抵是靈覺光影略有見地當下一時如此稍久漸漸淡去終是毫無實際向之所見不過如雷光石火恍惚為象而已安能倚靠得長久耶若吾儒性命之理至精至微細入毫芒無一非實苟有所見白終身用之不盡豈釋氏可同日語哉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義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

知之地以儆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閒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

之學有大不相似者聖賢之學全在讀書窮理以求深造自得小之形於容貌詞氣大之見於修己治人莫不有真實工夫存焉乃近來一種學問直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真其法專以讀書窮理為禁惟令

學者瞑目靜坐常注心於窺茫間味不可知之域以儆倖於一旦恍然獨見而有得焉而學其法者亦有自謂己能

得之宜必有大過人者矣至察其容貌詞氣之閒修已治
人之際乃與吾聖賢之學背謬已甚而絕不相似吾不知
其所得者果安在也夫廢格致之功而空腹高心安希冥
悟古今來豈有是學乎此名爲儒而實逃入於禪者得不
斥之爲
異端哉

朱子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
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二乎

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
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

明欲有閒隔也人鬼死生原無二理非誠敬足以事人則
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

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此夫子專言人事生理之意也今佛
氏兼言之其視死生人鬼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知
生之道即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即盡事鬼之道不待兼
言之而其理已無不在其中則固兼之矣若思別作一項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正誼堂

窮究則是分而爲二而始終幽明卻有閒隔也夫佛氏地
獄輪迴報應之說皆言死言鬼好爲怪誕不經而於人事
生理反茫然全無理會其爲誣
世惑人甚矣豈吾儒所樂道哉

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
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

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性即理也降衷各足萬
理皆備固大公無私者

也但人自有生以後或爲氣質所拘情欲所蔽則必用知
行交進之功以至乎天所以與我之理此吾儒盡性之學
也今異端以性自私不知有理惟欲冥心見性其病爲已
大矣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據其所見一昧率意妄行便
謂無非至理則其害事尤有甚焉其大悖於吾道者正在
於此乃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指空虛爲性而全無窮理工

夫忒近似其說者陽儒陰釋最爲惑人學者
不可不察也朱子此言蓋爲象山而發歎

朱子稱李延平先生曰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

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杪忽

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言延平先生平日其於異端之

其心矣然邪說橫流無所不至而先生一聞其說即能知其

其誠淫邪遁之所以然而直窮其受病源頭且辨之於錙

銖杪忽之間毫不為所蒙混而儒釋之邪正判然分別蓋

其心事光明常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故能如此其衛道

匪小矣

問昔有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著謝氏亦有常惺惺之

說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

若禪家所見只見得個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禮者俱不

管矣且如父子天性父被他人無禮子須去救他則不然

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便是心昏主人翁若如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五 正誼堂

此惺惺成何道理主人翁指心也惺惺者常提醒之使不

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而上蔡謝氏亦有是說或人疑之而

問是同是異此儒釋相似而實不同者朱子因辨之曰謝

氏所謂常惺惺者是平日存誠主敬於心身事物上念念

戒懼時時省察欲其不至懈怠昏昧皆有實落工夫非如

禪家所見只是冥然寂守撮弄精神得箇主人翁便謂一了

百了此外人倫日用許多事務動不中禮者以為俱可遺

棄而不管矣即舉一事言之且如父子天性至親若父被

人加以無禮子須往救方是心理之安彼則不然謂一往

救便被愛所牽動即是心昏必也寂守此心聽之不顧方

可夫所貴乎主人翁者以能處事順理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也若但如此惺惺則滅絕天性一槁木死灰而已成何

道理此儒釋大相懸處正學者所當深察而不可誤認為

也

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老莊於義理絕滅猶未至盡佛則人

倫已壞禪則又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故其為害最深老

禪學俱係異端並與吾道為敵而其害之大者則惟禪學最甚蓋老莊雖主清淨無為然猶託於道德之說於義理未盡滅絕佛則棄君臣父子夫婦已大壞人倫矣及一變而之禪則更詭秘幽渺名為明心見性而實則虛無寂滅將天地間許多當然道理一切掃蕩無餘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特可以愚庸眾之耳目欺其不知而且可以惑賢智之心思迷而不悟為害最深所當深拒之以為衛道計也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卻修後世何也既為今世

人即當修今世之事臣忠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皆此生不可不為者也而今乃從釋教離而去之必欲種因果為來生計曰吾以修後世也夫後世茫茫不可知矣舍其眼前現在之事而圖為未來無影之修抑何惑之甚耶朱子所以深

關之也

朱子曰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三 正誼堂

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

以為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絕之

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

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朱子自言當在少時於釋氏之說亦嘗奉其人

而師之學其道而尊之求之可謂切至矣然究竟疑而無

得及從延平先生之教校夫學問先後緩急之序於是知

聖賢大中至正道理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儒之學其始

緣為異說先入雖閒或有疑而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

為俟吾卒學於正道而後求之亦未敢遽以彼為非而絕

之也乃一二年來服習吾道者久識見漸明心思獨有所

安始知此之為是彼之為非雖於聖賢學業未能即有諸

已而志向既定不為異說所移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向之

初心不可得矣此可見人之惑於異端者必其未嘗有得

於吾道誠返而自得其大中正之歸則彼之說自不難

於立辨而拒之惟恐不至矣尚何惑之有哉噫經正則庶

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有志斯道者尚其各務反經之學

大也

同治九年三月福
正誼齋刻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終

續近思錄

卷之十三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吳榮庚耀西覆校

侯官陳則誠齋覆校

正誼堂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

張伯行集解

總論聖賢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蓋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董仲舒揚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行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於宋朝諸儒崛起時則周子倡之於先二程子張子遂從而推廣之而聖學復明自龜山親受業於程門載道而南若羅若李一脈授受至我朱子集其大成一時師友相承幾上擬於洙泗蓋天開斯文之會也朱子嘗輯近思錄終以四子以明道統之復續思今輯續近思錄終以朱子以見道統之攸歸學者誠由是而入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一

正誼堂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

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五典禮五禮書所謂天敘有

典天秩有禮是也言儒者之教自有天地以來帝王相傳

所以述天理之本然順人心之固有為治萬世教萬民厚

五典庸五禮之道後之聖賢遂因而修明之著書立說以

開發其遺蘊而昭示乎後世使人知所遵守蓋古今無以

道即無二教前有帝王後有聖賢統系相承源流同貫

知考而

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

學也道一而已孔顏思孟一脈相承豈能舍是以為學哉故志者志此學者學此傳者傳此外此則為異端之

學矣可不慎與

朱子曰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

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

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

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

則一而已精者擇之明一者守之固古之聖賢從立地根

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不參於疑似不聞於

二三所以能得無過不及之中而允執之而自首至尾所

後來英雄一疏平日未嘗下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出沒

有一等資美者率性而行亦能於善處有所暗合而隨其

所合分數之多寡以各有所自立然究竟欠擇執之功故

或中或否而終未能盡善則一而已蓋聖賢自是聖賢地

位英雄止是英雄本色故學者必以進之於道為貴也

朱子曰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觀其所

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

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

工夫處比顏子覺龐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

得卒傳夫子之道志氣柔靡人最不濟事以無任道之勇

剛強不屈嚴毅不撓最有力量如壁立千仞氣概觀其所

言士不可以不弘毅等章可見其做工夫處雖比不得顏

子細膩覺較近龐然因他本來資質原是剛毅邊人識力

堅凝把捉得定故能一力向前不為他歧所惑而卒以傳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二 正誼堂

夫子之道與顏子共稱故學者必以剛毅為貴也

朱子曰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

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

平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天下最貴重者道德然非剛毅的人便無擔當力量鮮不為勢

利所屈若子思標使者之事與答魯公之語大有壁立千

仞俯視一切之概目中何曾有當日諸侯如此嚴毅方真

是能以道自重者曾子子思而後惟孟子有此氣概可知聖道相傳專賴有此種人也

朱子曰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

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性命於天無有不善故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之不肯為善去

惡者只是自昧其本原耳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欲其

先曉得一箇本原所在以見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

至庶幾發憤為雄力於為善勇於去惡以復其本然之初

此是孟子教人得大頭腦處當時邪說橫流言性不一惟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

孟子以性為善令人認取本原可謂得所宗矣

朱子曰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

路世閒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

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

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爭廉有分辨也隅如物之有隅而

端方也牆壁喻界限嚴固也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操守峻厲一毫不苟便可擔負得大事去所謂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也如子路生平凡世閒病痛的事他都沒了至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直是不入觀其所言可知其氣概此大者入矣也能如子路何患不成人品問者謂子路既知子路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但求到純粹地位打疊不能得盡然畢竟不苟且阿附若冉雍季氏聚斂比子路大爭矣大凡操守不立之人終不能與任事故觀人必於其所守也

朱子曰孟子後荀揚淺不濟事只有王通韓愈好不全孟子

既沒聖學失傳荀況揚雄俱不識性所見甚淺不濟於事只有王通天姿甚高而大本領處不曾理會韓愈學見原本而工夫未純故雖好而不全也然唐三百年識正學者惟一昌黎較之文中子又似為過之也

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漢四百

學者惟一董仲舒今觀所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心術何等純粹學術何等正大漢唐以下齷齪皆不能及亦可稱一代大儒矣

朱子曰諸葛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

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

先王之政矣王政不施小惠大綱張細日舉事集而民不煩觀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章可見諸

葛亮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最得為治大體至其治蜀則又不忽庶務凡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治修理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四 正誼堂

而民未嘗告勞庶幾乎先王之政矣程子謂其有王佐之才者其信然乎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朱子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

公不及宣公名贄唐代名臣嘗上奏議論天下事甚悉綽有經濟之才但比諸葛武侯則王佐之器其所設

施氣象較大似非宣公可及然在漢唐如二公之品皆係純臣特以才相提而論則不能無大小耳

朱子曰韓退之卻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原道其言雖不

精然皆實大綱是韓文公一生學問見於諫佛骨表識見高持論正卻有些本領非歐陽永叔可

比至原道一篇以愛之理為仁遺卻心之德一邊所言雖未精當然皆實說道理大綱已見即微有見不到處無害其為學之正也唐

儒惟公首推信然

朱子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

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

事明理質慈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

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

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論二程夫子之造詣教人也明道鄴於生知不假

人力伊川全用人力以奪天巧一則漸近自然一則功夫

詣極此其造詣然也至其教人之言明道發明通透善於

開發故人一見便知久而愈覺其妙無論賢愚皆獲進益

伊川質實精深耐人尋味故乍見不知其好必待玩索之

久而後有得但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善學之則日進

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恐流於空蕩若伊川氣質剛方文理

密察使人有所依據尤為易學故朱子又曰明道所處是

大賢以上事伊川所處雖高其實中人皆可致及又曰明

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又親切

然二程皆百世師表在人善學之可也

朱子曰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堯舜以來聖聖相傳心法不越一敬故聖學就此立根本凡事

都從此做去伊洛拈出敬字上接于聖之傳直是學問徹

竊近思錄

卷之十四

五 正誼堂

始徹終日用至親至切之妙俾學者有所持守存養省察

以為希賢希聖階梯其功不淺故朱子又曰程先生之有

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也

朱子曰橫渠用功最親切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

張子苦心

力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

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著正蒙時夜坐徹曉極力探索

其平日用功最為親切令人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學他如

此方有進益不則悠悠忽忽終濟不得事故朱子特舉之

以和勸也

朱子曰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前此未曾有人說到人性皆善其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

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

上知與下愚不移便是說氣質矣但未明言之耳至程子

分明指出示人嘗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橫渠則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別性者焉蓋自孔曾思孟而後無人

說到此道理而程張始言之俾學者曉然於性之本善不
得自安於氣質而諸家妄言性者俱廢其有功於聖門而
有補於後學也
詎淺鮮乎哉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

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游酢楊時謝良佐三人皆

程夫子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到後來餘習尚在未能盡除

故從之學者多流於禪而游則大是朱子嘗謂是程先生

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

流弊至此游定夫更穎悟其入禪學比楊謝更深也伊川

自浩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有楊謝二君不

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佛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語其

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羅公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

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

如而求所謂中若是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

龜山之學傳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延平皆二程先生嫡

派自龜山載道而南弟子千餘而能潛思力行任重詣極

者惟有羅公一人可知善學者之難得也及延平從豫章

學講誦之餘終日危坐一室惟用存養工夫以驗夫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沈潛之久覺

有所得而知未發之中萬事萬理盡從此出而道之大本

實在焉此孔門心法惟李先生獨能見及其所為靜坐者

益實常有敬畏靜驗吾性之所從來以得天理之本然非
如異學之瞋目靜坐止求覓心而不知所謂性也厥後
先生傳之朱子而聖學大彰溯厥淵源誠深人仰止云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六 正謹堂

朱子曰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的

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

理之妙語訖而逝張南軒學問純粹踐履篤實病將危時

有所愛乎官爵故戀戀不忘而此心純是人欲之私不顧
乎天理矣既又曰人欲之私當使盡除如蟬之蛻天理之

妙當使流行如春之融蓋其平日辨析於義利者既深故雖當死而猶以天理人欲爲訓其品行之醇不可多得朱子所以重惜之也

朱子曰張敬夫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

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卽以

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

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敬夫生而穎敏

愛之自幼卽教以仁義忠孝之實長命從胡仁仲先生問

二程學先生一見知其他日必成大器卽告以孔門論仁

親切之旨公退思若有所得遂以書相質證先生答之曰

聖門有人吾道之大幸也蓋其生質之美而又得於父師

之教其根本已先立矣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七 正誼堂

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

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公因是益加奮

厲不自安於近小而期至於古之聖賢作希顏錄以時警

省早夜勤脩深造有得猶不敢自以爲足則又訪取四方

同志之友相與剴切以益求其學之所未至焉是其

自治之勤而復得於取友之益其詣力爲更深矣蓋玩

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

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

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己者是

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

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是故玩索講評

其知之明踐履體驗其行之至沈潛反覆不置於斯道者十有餘年用力

之久而效驗自呈然後昔之所造益深且遠從深遠中而

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知道不外乎知能功自存乎切近其於天下事物之理不待思索安排蓋皆瞭然於心目之閒而實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而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而無所遊移行之力而無所遲滯守之固而無所變遷迹其生平事業大都忠孝之意切而篤於君親利欲之見消而一於道義雖至於沒而不忘者皆自然而然非有勉強其學問之所得力者如是誠非可以易及也夫敬夫品正而學醇不幸蚤世而吾道以孤故朱子言之甚詳而不勝有昔者吾友之感云

朱子曰五峯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

至言也胡五峯嘗說此二語朱子歎以為至言蓋孔門之學不外博約二端學不博則無以考究乎事物故必窮理以致其知然又不可泛濫支離而失之於雜也守不約則無以檢束其身心故必反躬以踐其實然又不可

褻濩狹隘而失之於陋也雜近於博陋近於約相似而實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八 正誼堂

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

裕之徒則鐵而已矣此以物之醇雜喻人之醇雜也聖人純粹以精其品最上猶金中之金無少參焉者也學而未至於聖者其行誼不能無夾雜猶金中

中尚有鐵也漢高祖唐太宗號為英主然不知聖人之道開或用心行事有合於理者是其天資好處猶鐵中之金也若曹操劉裕之徒梟雄奸惡全失本心純是一塊頑鐵而已夫精金不可得見而頑鐵比比皆是人不可不以物為鑒哉

問本朝人物朱子曰韓富規模大又麤溫公差細密又小

所謂大臣者有全體有用規模宏大而條理細密然而兼之者難者論宋朝人物如韓琦富弼司馬光皆以身繫天下之重望而為社稷名臣其功業政蹟卓卓不可及但

韓富規模則大而多麤疎溫公差覺細密而又狹小夫段看來似未能免此蓋人之才有所長即不能無所短故也朱子此言其殆三君子之定論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文正公名

仲淹字希文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厥後出入由外位兼將相勳名事業冠絕一時真傑出之才也至好成就人材培養善類當時士大夫為其所振作而興起者厥功實多又休休乎有大臣之度矣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而其燭理之

精陳義之切則學之功有不可誣者忠肅公名瓚字學由號了翁公為右正言

時嘗論蔡京蔡卞之奸披摘其處心發露其隱惡京深恨之得禍最酷又嘗論曾布專權被貶其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已然雖重遭謫斥終不為屈至其燭理之精無少游移陳義之切無所顧忌則又得於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卒至被貶以死而不獲竟其用惜哉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閒竄斥濱九死而愛君憂國之

志終不可得而奪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忠定公名綱字伯紀欽宗時金

人來侵羣臣爭議割地請和公獨言當以死守後又欲出師興復由是不合被讒竄斥濱九死而不悔高宗立首召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九 正誼堂

為相修政事繕兵備慨然以雪國恥為己任在朝僅七十日復罷出治外州因事獻言率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扣議退避為非其忠君憂國之志纏綿固結於中終不可得而奪真可稱一代之偉人矣

朱子曰前賢遺跡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

忘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

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為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為善

哉此因前賢遺跡人不能忘而見善之不可不為也夫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同具故於遺跡所在每流連而愛慕

之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以垂永遠蓋惟恐其久而至於泯沒也然則後之君子觀乎此者可不慨然奮

興以自勉力於為善哉

朱子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

厭也季通蔡氏名元定學者稱為西山先生朱子所謂老友不當在弟子列者季通於書無不讀事無不究凡

奇與古書過目輒解朱子著書皆與參訂至啟蒙一書則屬起藁故曰造化之理至微不至妙惟深於其中者始能識之他人不易解也吾與季通言未嘗有厭以其能心領神會也及卒朱子誄之曰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蓋深致其悼惜之意云

朱子曰同父才高氣羸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

清和也陳亮字同父嘗自言擴開萬古心胃推倒一世智勇朱子謂其才高邁而氣羸浮故作爲文字不甚

明朗瑩潔然其病處總由心地不清和也蓋清則無夾雜之累和則無叫囂之氣此惟深於涵養者能之非恃才矜氣者所可及矣

朱子曰呂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呂東萊平日性極褊急無容人薄責於人句忽然有省以後遂如此好是能變化其氣質

者學者窮年讀書而毫無所省終不能變視伯恭不甚愧乎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十 正誼堂

朱子曰直卿志堅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

喫些苦方可望直卿黃氏名幹號勉齋朱子門人直卿初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

椅或至達曙故朱子稱其立志堅凝思致勤苦與之共處相觀而善甚有進益蓋此道甚是重大欲一力擔荷不是小事必須喫得些苦方可望其成就厥後勉齋造詣精深遂紹朱子正傳全是從喫苦中得來也

朱子曰吳伯豐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

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爲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伯豐名必大朱子門人也

天姿獨高明敏過人而復能思索加功深造其學之勤如此迨從事州縣本其生平所得力而隨事設施皆能有以及其才之可用又如此至於自守卓然剛勁正直略不屈於時勢則更過人遠甚不可易得觀朱子所稱可以知其造詣矣

朱子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

眾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亦鮮見其比輔漢卿名廣朱子門人為學之道在於沈靜專一方能有所進益所患此心不定一為外

物搖奪則本業荒矣昔子夏猶未免入見道德而悅出見紛華而悅況學者乎漢卿身在都城繁華之地於俗學聲

氣利名悅中最易薰染動人而能閉戶自守不事徵逐日與聖賢酬對味人之所不能味是其淡然無求

進道彌固同門諸人罕有能比之者甚足取也

朱子曰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為事

所以亦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此意呂本中字居仁以文學者名其學術雖多

駁雜未甚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為事則能得其大本而可以為轉移風俗之助今人全無此意所以禮義廉恥

未嘗講明而風俗遂由之日壞也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其所論

續遺思錄 卷之十四 十一 正誼堂

著皆陽儒而陰釋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自號無垢始受業於龜山先生之門既而逃入於禪

其釋之師有宗杲者語之曰左右既得榻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入世出世兩無

遺恨矣用此之故凡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

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陳清瀾曰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杲致張公之一語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為

所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為所蔽惑不知其禍何時而已也

朱子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事務

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

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惜乎其自信

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陸九齡字子壽子靜之兄也朱子言其兄弟氣象甚是好

的但其病痛卻是盡廢講學全不用致知功夫而專務踐

履又欲於踐履之中提省覺悟得此心來此是大病處
不講學則是非無所別白踐履何由得正即使屏去書物
一旦頓然覺悟亦是禪家靈機一派與吾儒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真實功能相去奚啻天淵然要其操守實實裏
如一則是天資好處實有以過乎人使肯加之以學何患
不是載道之器惜乎自信太過但以己之所見為是而規
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雖與之言終不見聽勢將流於異
端而不自知也此驚湖會後之定論而朱陸之相懸於此
可大見矣

朱子曰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上面著不得一字人
只被私欲遮了著識得箇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他是
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說得
動人使人都快活便會使人都恁地放顛放狂某也會恁
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人若有這箇直截道

增補思錄

卷之十四

十一

正誼堂

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子靜之學止教人認一箇心常使空靈則
萬法從此流出都無多事並不須學問工夫在他是實見
得如此所以祇將箇心來作弄胡叫胡喊便是上天下地
惟我獨尊說得精神動人人亦被他聳動快活也都恁地
放顛放狂起來故朱子云我也會說也會使人聽了快活
但恐如此作弄全無實際怕教壞了世人若使果有這箇
直截道理則古來聖人何不也這樣直截教人卻必恁地
從下學工夫步步做將上去蓋彼只知有心而不知有性
只知心之靈明可以靜中希其冥悟而不知性之當盡必
待致知而後力行此其學所以多入於禪而誤後生小子為不淺也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千病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
雜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任意做
出都不妨不知氣稟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如
何都把做心之妙理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

多偏暴底意思其徒都是這樣人之氣稟不能無雜故必藉學問以變化之而後見

之行事方能無惡子靜之病全在不知有氣稟之雜彼謂學者但能斷去利欲默坐澄心一旦有悟便是千了

百當工夫任意做出無非妙理而不知氣稟有不好者平時未嘗學問一齊將夾雜的滾將出來豈不害事但彼自

是已見執迷不悟看他之書無非許多蠢暴意思而其徒學之都是如此既以自誤又以誤人良可歎也

朱子作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

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自孔孟既歿千有四百餘載

載大道邈矣無傳聖人遠而微言湮不有先覺之賢孰為紹往聖以開來學周子奮然崛起不由師授獨能有所心

得立圖著書發天人之秘探性命之原詞義雖納而包舉無遺故其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令學者玩索而自得之至

於人品甚高如風月之無邊庭草之交翠留中灑落純乎天理流行其在聖門亦顏曾之流亞與後之言道統者舍

周子其誰宗哉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三 正誼堂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

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其見於容

貌辭氣之間者剛柔相濟和易可親所謂揚休山立玉色金聲也蓋天地元氣會合篤生斯人故其氣象渾成自然

粹美如瑞日祥雲之開助和風甘雨之潛滋以陽剛之德居正中之位溥其教澤施及無窮令人愛而敬之則而象

之漸而被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此其不可及者也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

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伊川氣質剛方文

已如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凜然不可干犯所謂動容周旋理密察其持身行

中禮者允矣君子之品展也大成之詣也至其發為文章見諸議論則即專明理確實精切布帛菽粟平淡無奇而

大文至味存焉卒無有以過之者特世知其德之可貴者希矣故惟以道自淑授諸生徒不得於其身而傳於其後嗚呼亦天意也哉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舉比一變至道精思

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橫渠幼悅孫吳之術年十八謁范文正公

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

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

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及在京

師坐虎皮講周易從者甚眾一夕二程先生至與論易次

日撤去皋比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

深明易理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又嘗曰吾道自足何用

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此可見其勇於從善一變而至道也

其後苦心探索精思力踐遂有所得而妙契疾書見於正

蒙之作至訂頑一篇發明理一分殊示學者廣居之旨求

仁之方尤為詳盡雖不及周程之純而倡明絕學以明斯

道以教斯人厥功為甚偉云朱子之贊四子形容逼肖體

段宛然亦如孟子之論夷惠伊尹確有定評百世下聞風

而興起者庶其知所折衷矣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子蓋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函 正誼堂

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

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此朱子自道其所學也凡人持身涉世惟此禮法仁義畢生不可不盡而又不能易盡吾夫子歷敘生平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其詣至矣而孟子論舜亦以由仁義行為言蓋到此地位工夫純熟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

故朱子謂從容乎禮法之場所發莫不中節沈潛乎仁義之府所有莫非良心此惟知行交致者能之乎自願生平蓋將有意以求而力莫能與也其敢有怠心乎惟是佩格言奉往範惟日兢兢益勵其闇然之修以庶幾其一至而不負乎斯語而已噫朱子此言其即吾子求道未能之心假年學易之志乎然其蘊涵之氣象進修之精勤亦可概見矣

朱子曰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

言而行之不力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

也屏山劉先生名子輩字彥冲朱子父韋齋之友朱子既而加以祝詞曰木晦於根若無所發而春容常暉歎人晦於身若無可見而神明常內腴蓋欲其英華不露收斂深藏以爲積厚流光地也朱子自謂當時受其言而行之不知用力昧於沈潛退藏之義以至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也此雖自謙之詞然亦可見其得力矣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待後世庶有

小補於天地之間此朱子自謙之詞言平生自知其才無適於用既不足見之行事姑欲託之空

言因是修葺文字闡明往訓以待後世學者或可因文見道庶幾小補於天地之間不致爲棄人而已嗟乎朱子所著集註書傳易本義等書古今文章莫

大於是爲萬世所共賴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繙動冊子便覺前人關略病敗欲以告人而無可

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此朱子自明其著述之由也前人所著之書其中每多關

續近思錄 卷之十四 五 正誼堂

略病敗處時一繙閱便覺分曉欲舉其失以告人而人鮮好學深思無可告者誠恐相沿不覺爲誤後學故又未免

輒起著述之念思有以發明拯正耳非敢妄爲作也此亦夫子述而不作之意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

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

一字無下落處此朱子自明其得力也言一生辛苦讀書於古聖賢言語不但舉其大綱而微細揣摩不但得其大凡而零碎剝剔錙銖寸累日新月異及今

暮年方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條理詳辨脈絡分明枝枝相對而不紊葉葉相當而靡遺無一字無下

落處學者須根究其頭腦尋味其曲折甚不可草草看過也蓋非朱子之研究功深亦安能卓

有所見而言之親切著明若是與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

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此朱子本身以教學者也學問有尺寸之功始有尺寸之效若未曾

實下工夫直門外漢耳安知此中深淺之數故朱子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不出某所得力者何在進而上之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不出聖賢所成就者何等此可知與知者道難爲未至者言也今其書具在後之學者可不熟讀深思以想見其當日用心之所存哉

朱子曰某當時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得見

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

此朱子自言其學之隨時進益猶夫子吾十有五章之意言某自當初講學便就時時加功不敢少懈然私心豈期到得這裏幸天假之以年日積月累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得見道理在這裏隨時進益今年較勝去年去年較勝前年覺有意外所不及料者差可以自信也夫以朱子之學力至老彌加蓋天之所生以接孔孟之統者嗚呼豈偶然哉

讀心思錄

卷之十四

去

正誼堂

晏雪滄總校

